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平橋藁卷十三

明 鄭文康 撰

誌銘

宋處士墓誌銘

崑山宋翁之没遺言闍毘其屍而葳其骼今已十年矣其子寧遭家多事久未克安厝天順六年二月廿九日始得地城南之西盗瀆遷其配陳氏之匛合莖焉葢陳先翁五年卒

翁諱春字景和其先揚州江都人高祖貫字文英居瓊花觀東南鄉里稱為六提嶺墓在州東門外三里村曾祖性字泰卿祖榮字德元仕元為海道千户因家崑山之太倉考珪字君章妣楊氏千户與君章皆葬太倉大西門外潮字圩翁又自太倉移家崑山翁為人無意妄求過圖平生以勤為業以儉為德故家不肥不瘠身不榮不辱享壽八十有三男子二長曰實字本誠次曰寧字本道婦皆蔣氏女子曰守貞壻為貴州興隆衛經歷盧常孫男闕曾孫男十令翁之新阡寒家

先壠在其右王氏孫氏在河東周氏在河北相去皆不五十步皆寧故交舊婕翁之樂可知也銘曰

宅得地吉無不利

王古潭同配陳氏合塟墓誌銘

死常事也而人多畏之至有鐘鳴漏盡之家猶以後事為諱一夕數至顛倒錯亂卒莫能逃此輩往往於亦讀吾書者見之更誰哂哉惟清心寡欲燭理明白者視之怡然為順事若古潭王翁殆庶乎此翁年七十有一氣

體未甚衰憊一日晨興忽覺頭目旋眩餘無所苦乃從容召其子恒與婦嚴語之曰我將觀化矣恒未果信翌旦衣冠而逝景泰六年八月十四日也噫亦偉哉後六年為天順壬午臘月廿四日恒謹擇徐公浦南髙村之原瘞焉乃奉練川徐克明狀請銘墓門之石翁諱璣字叔正別號古潭其先閩之福州人髙祖松軒宋仕平江路照磨終於官曾祖舉之不能還遂為崑山于氏贅壻舉之有學行多所著述今所藏者僅存梅花一百咏祖

瑞卿考天麟皆隱居崑之南戴村南戴密邇雙江永懷
寺寺則琇師伯瑩開山自後修舊補廢多藉天麟古潭
天資敦厚能以誠謹自律早年有事江湖其博聞洽見
因游而充中歲有司委掌鄉賦翁於催科之中厚加撫
字隱然有古良牧遺意晚節厭倦官府乃以是役并家
務悉付其子日與佳客詩酒為樂構重屋扁曰望雲旦
暮登眺以寓孝思其配陳氏諱其安溪右族仲莊女結
髮成禮恭敬如賓友親愛如兄弟後仲莊老無子移翁

過其家盡出所有畀之俾主塟事久之碩人於宣德己酉九月某日卒壽僅四十有二於時火其骨藁袝陳氏先塋今兹三十幾年矣所生男女四男即恒女之壻陳亮陳浩姜江孫男三曰經娶張氏曰緯娶沈氏曰緒娶葛氏孫女三俱幼初碩人之殁翁念之不置竟不復娶然其終事過人其亦有所本哉至是恒遷碩人之函合焉銘曰

一夫一婦偕老是天訛虎參差固多有此夫鰥可續婦

寡惟死於可續者亦有中止山海盟堅或已有子古潭孔義內君多祉中馬暫分終復其始南高村南新宮在是一笑相逢何如其樂只

孫以清配王氏墓誌銘

惜薪司大使孫君以清之配王碩人諱其贈嘉議大夫工部侍郎允吉女孫處士子傑女也世為崑山積善家碩人在處子時與母蔡同起居母或少有疾輒憂戚滿容毋數日不食飲亦不食飲家人初不知疑其亦有疾

其母患之屢紿以巳瘥紓其心及適以清以清郡人少
從事官府養親碩人事其舅姑如事父母問安調膳不
煩以清後父母舅姑相繼淪没一遇兩家遺書故物於
目若㧙其手澤必下淚故舊或談及其父與舅前言往
行必下淚匪直見似目矍聞名心瞿葢其天性然也以
清壯而仕老而休以妝始終令名碩人與有内助之道
焉天順二年七月十七日疾卒享壽六十有五子男一
人曰銘充郡庠弟子員明春秋女三人孫男女二人卜

歲庚辰某月日塟虎丘山之原先事以清遣銘泣拜請

銘與之銘曰

夫曰順子曰慈懿慈順孝之支考世德允在茲

舒筠澳墓誌銘

初余聞雲間有儒者曰筠澳先生隱居吳淞之左古心古行非聖賢書不讀或勸之仕則曰我非適用之材其居家冠婚喪祭一遵用朱子所定家禮家素窶與厥配陸相敬如賓生男允陸歿繼范生男賡屢遭鬱攸之變

人為其不堪先生賦詩有囊箱一掃成灰燼獨有凌雲志不消句余心竊慕其人亟欲往拜而從游焉彼時妄意仕進有南北之役未暇也後予賜告歸荷不擯斥得與締文字交者十年雖筆劄月有往來而互致敬恭第恨未獲一識顏面而叙話言也今年春余卧病山中辱筇溪移舟見過使余驚喜交集時年七十二矣外和而內剛年高而禮恭聰明未衰不好飲酒而喜談論出經入史切切於天理人欲之辯余為之屈留信宿聽教良

多客有舊識玓澳者就余館速餉午玓澳曰諾客曰當以歌兒為壽玓澳艴然不悅曰爾以是為多儀哉余弗享此也拒弗往客愧使人揮卻之然後往玓澳正大之學峻潔之行一見而兩徵焉别後又辱詩來余亦勉强裁荅方將糞賤軀一日少瘥造謝先施不意竟得訃報事在天順三年九月七日嗚呼玓澳其果死耶其不死耶抑報者誤耶今果死也竊負玓澳多矣玓澳諱斆字志學舒姓其先汴人宋南渡寓家蘇之青龍高祖七六

居士曾祖某祖元輔國朝某府同知考彦和為招民百户錢某館甥令為上海人宣德初巡撫大理少卿熊公欲薦起之筠澳力以母老辭繼有賢良方正之詔郡縣大夫爭先推轂俱不就由是益肆力於問學弟子相從者庻不能容敎人讀書不當求之紙上言語俾盡力於性分之内為文章不尚奇巧艱澀躬敎二子業成遣廣補學官弟子充卒又躬敎四孫剛陽翼習弗容少納於邪所著有筠澳集若干卷廣以某年月日奉塟某地易

賓之夕呼門人沈璧使求余銘墓上之石璧以告嗚呼
銘固弗忍又忍於辭乎乃銘曰
君子求道有誠有偽誠者自成偽為鬼魅惟誠身者道
焉斯聚謀豈為食行不在利嗟嗟先生永示來世

中順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副使沈君墓誌銘

嗚呼天之生材也其有意乎其無意乎謂其無意也何
以異乎衆者兼備於一人謂其有意也何以獲乎已者
不及乎庸人斯固從古有之我於亡友憲副沈君不能

無慨馬沈君以正學直道立心制行上有老母年僅四十有六而又無子天難諶斯有若是耶君以天順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於位訃報凡通理還其喪卜明年某月日塟馬鞍山西麓先塋以余相知頗深求為銘君去年會同福建布政司聘余為鄉試主文考官因病不果行軏謂今竟銘君墓耶君姓沈氏諱訥字文敏蘇之崑山人弱冠遊縣庠學春秋時嘉興朱卤菴先生晃掌教事毅然辭色講讀有程而尤嚴於考校歲四考分席命

題悉如塲屋故事君在衆中最少所作文章往往吐奇語驚人鹵菴以奇貨居君宣德乙卯遂選南京鄉薦第九人會試兩辭乙榜後登正統七年劉儼榜進士第無何丁父趣菴先生憂歲乙丑授大理寺右評事國朝以刑部都察院獄皆責平於大理允則施行之葢大理民命所關之地遇未平者皆得駁還其辭務在厭服兩司之心君為之屬凡其所駁能使受駮者無退言時尚書金公都御史陳公咸知大理屬有君而禮貌之正統巳

巳冬滿初考階文林郎賜勅有式克慎勤之褒贈父方
爵如君封毋徐太孺人妻杭孺人尋署本寺左寺副事
景泰元年沙尤盜起朝廷以福建銀坑去處民有盜採
者因亦聚衆為非特簡勅君為按察司僉事專董其事
君視事潔己率人正供之外上無掊克之擾下無覬覦
之釁民帖然樂趨於役踰年浙江慶元盜王敬區入松
溪縣界君擒之盜得不滋蔓三年陞食從四品俸五年
盜鄭懷冒起勢頗猖獗君在政和得報狀首先起集各

村民快并守塲官軍親自統領勦捕勇不顧身繼而會
鎮守巡按三司委官然後渠魁授首羣醜悉平時鎮守
兵部尚書孫原貞具題曰鄭懷冒僞稱王號造成反謀
若非僉事沈訥首先破其巢穴未易就擒等語君之功
可見天順二年陞本司副使積階中順大夫君身不踰
中人天性明敏刑書素非家學迨入棘寺始取讀之即
能諳通微義乃知淹滯苛刻法家大患及居外臺聽斷
累數十人在前兩喙争譟君一言析之無不得其情實

日不移時而成牘已具矣人雖畏其嚴明欽恤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閒然君之學學乎聖賢君之志志在天下初不專在律學武功而已觀其樞過所部州縣民悲號躃踊者遮其道不能行亦畧可見其人令之誦之者不過曰法官曰廉吏抑末也伯兄通理仲兄誠學一以詩一以古文辭並鳴吳下君兼有之文曰兎園遺册詩曰下里餘音總若干卷惜乎以官掩之善小楷得宋克筆意高祖伯源曾祖叔陽祖士怡詳見少保南郡楊公所

撰趣菴墓表疾革時執太孺人手泣曰歸當以僎為嗣僎通理次子也悲夫銘曰

古之仕也以行其志今之仕也富貴為事其志維何曰道曰義義以行道道以濟世懿君之心篤信在是矢用儒術相毗聖治位未滿德學未盡試賦于速奪罔測天意嗟彼貪頑何以為礪

周知縣墓誌銘

始予從監察御史李溫周先生游見其李父天澤翁往

來其家衣冠杖履步趨閑雅壯時從事江湖養親其所經山川道里向人道歷歷能記且曰路有險兮安危繫之人多慎險而忽兮恒於兮覆敗我獨視兮猶險兮固安險亦安也善音律時或製新樂府穠豔纖麗多有寓譏刺意者翁二子公其長也諱升字景星弱冠游邑庠永樂中進升太學嘗理淮陽鹽法能洗其宿弊雖未仕已有聲於六館宣德初授四川嘉定州蒲江縣知縣蒲在京師萬里外土風民俗頗異先是為縣者民多不安

其政公以平日所學者若所謂愷悌平易施之蒲大治

後以憂制政福之連江一以治蒲者治之其治如蒲正

統丙寅遂得引年家居無事性不好飲酒教子訓孫之

餘日弄禽鳥為樂天順四年二月九日卒享壽八十有

二高祖諱宗曾祖諱太祖諱逵卿妣陸配薛子男一曰

瓛孫男三曰欽邑庠生曰鎣曰銓女二吳思諸天民壻

也曾孫男一薛孺人之塋也公命術者擇地得之乃手

築壙二虛其右自待至是瓛卜歲辛巳十二月十八日

開其封合焉銘曰

南闈之左膴膴原前臨沃壤後平川風日爭秀草樹妍
玄堂高燥不及泉我銘載石後有傳

王彦深同配許氏合葬墓誌銘

人家之門户立而仆者恒屢見之有立於人而仆於已
有立於已而仆於人立之甚難而仆之甚易要之不出
乎玩法浪費二端而已玩法則有忘身及親之禍浪費
則無量入度出之謀坐是繁華日短消歇日長有所不

免矣余於崑山王公彥深之歿不能無慨焉者公諱安其字彥深家於吳淞之南曾祖壽峯祖福源丁元季繹騷徙居六合入國朝仍還淞南考子昭幸逢太平日惟懷刑爲事蠶而衣耕而食不敢奸紀不作無益洪武中有司選爲萬石長公挈其弟德上奉官府下撫窮赤民安而事畢辦子昭歿公爲之衆方鼠竊其民公曰民王民也鼠竊必斂怨彼爲魚肉公爲兒女衆方蠶食其稅公曰稅國計也蠶食必致禍彼爲泥沙公爲珠玉衣非

不足於華色則安於布素食非不足於兼味則甘於蔬薄衆爭鄙之公則喜之衆爭嗤之公則宜之其配許諱其孝敬溫惠得舅姑心慮公或變其初節恒以言堅其志於是夫倡婦和心神不驚氣體和適無何向之異公及嘗嗤鄙之者卒之敗露顛憂覆辱無所不至公方高枕熟睡閒之愈自航惕乃召其子巘與其婦董示之曰此前車也慎哉慎哉公老巘代為之巘卒其孫銘鑑鏞又為之今銘也公牘無逋負之名村落無吏兵之跡觀

此可知其人矣噫是役也始於子昭歷公而至銘為世三四歷年近百則凡祖宗舊物不失不改不仆於已不仆於人誠有得所謂謹持三尺奢也寧儉之大訓歟矧其曾孫曰慈曰孝曰永曰慶又森立庭下王氏之盛殆肇於公乎至若女之壻其咸克守家又皆流風餘韻所及聞公休閒日晨必焚香祝天曰我世積德善未有顯人惟天其監之令年鑑新登應天府鄉貢進士惜不及見也五年前鑑相其兄銘以禮塟其父於度城湖之坎

隅今復以禮塟其祖且曰我日下有官一惟我祖為鄉者為之繫之銘曰

九九踰四乃公壽九九踰二婦亦富夫先出世两年前婦隨没世五月後庚辰季春日壬寅仲秋壬戌續再覆天順六祺灰鬲成臘月廿四術者取有言有行序掛漏將君之狀非妄謬

周近仁室王氏墓誌銘

碩人王氏諱德婉祖士良父永年崑山新安里人永年

名齡濶達大度掌萬石於鄉兒童走卒皆識其名生碩
人愛惜不舍出嫁乃館同里周近仁為甥謂碩人曰坐
以致夫我負其議近仁之曾祖曰富九祖曰勝十父曰
元吉勝十隱居業儒近仁抱其遺書而讀之將仕不幸
早世時碩人僅踰四十謹身遠嫌得寡婦之道焉天順
四年七月十七日卒壽六十有四所生男子三曰旻曰
昕曰勉沈濮王婦之姓也女子二壻為王烈莊信嫁烈
者早寡不再嫁嫁信者其母側室男孫十四庠序其其

女孫五男曾孫四完賓寅實卜再明年二月廿五日塟本里杜溪北原祔近仁兆銘曰

中道而孀下壽而喪曾孫多男天所償

費孟釗墓誌銘

費氏世為湖州長興人有諱寀者當元初乘風雲之會掌舶司官至浙東道宣慰使宣慰生拱辰以漕運功授海道都漕運副萬户萬户生二子曰雄曰儁雄世父官儁承祖廕兩為州同知雄之曾祖妣沈祖妣姜生母陸

因宣慰公寓松之上海故三夫人皆瘞上海邑西之慈雲汴人趙與稷銘其墓碑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書篆焉子孫遂為上海人自雄再世至諱谷華配倪氏生彥良配顧氏彥良攜所生二子又從上海徙崑山淞南之同丘此即孟釗祖考考妣也孟釗諱釗字孟釗其弟名敏字世學互往來江湖為業彥良既老析二子為兩房東西並居之孟釗長世學十餘歲世學老多病孟釗輕身健步倍蓰其弟不意年七十有四竟溘然先逝天順

四年四月廿六日也娶彭氏常州江陰人先廿年卒繼唐氏子男二曰巽字宗正娶許氏曰元字宗善娶顧氏女一壻吳諒孫男二曰綱字思目娶張氏曰纘尚幼女三以歲癸未臘月廿二日安厝本里沈四濵上按與稷誌云世系之詳見宣慰萬户二公碑誌惜乎今不可見以考費氏之全盛也銘曰

慈雲之刻樹彼中野大書特書無漫滅者宣慰之前尚多顯人文獻中衰世遠言湮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將以

俟之在公孫子

姜母任氏墓誌銘

太學生姜輅之母任碩人年六十有六卒於天順五年三月二十日越明年臘月壬午輅開其考君之封合焉碩人諱善定揚州高郵人永樂中隨其父子善客南京時輅之祖璿寓與之鄰乃問其名聘為子志剛婦禮成還崑山志剛忽得危疾踰年碩人周旋枕席烹調藥食深憂長慮之色可掬可矜嫁時服御盡為日用所費一

無顧各幸而平復志剛遂從事江湖養親計歲在家無兩月碩人事厥舅姑委曲承順子雖不在膝下亦弗深念之也碩人晚以多病其治家教子初不以病而廢祭祀以時室廬無壞躬督輅讀書為文章晨而雞夕而燈輅興亦興輅寢斯寢卒致業成膺貢待銓有日里之舉能婦職母道者碩人與焉所生男女二人男即輅娶唐氏女之壻曰楊讓輅之壻曰董泉曰諸天錫銘曰

東門之右城牖之下有宅孔安樂哉斯土

葉輻續誌

輻之死篆竹初意擇地夾山塋之土葬誌石已具而守鎮諸公請曰彼旅魂孤寓寧無故山之思乃買舟還其喪余以是年九月九日附塟溢瀆先隴之旁誌書葉姓者其意蓋欲彼中居人愛其主或知念之耳嗚呼昭瘴地也晉陵鄒忠公銘張明墓備述焉輻童年弱質觸其毒而死可憾也雖然死生有命以一豎子御史歛之都御史銘之而太守又題其石輻何憾焉

平橋藁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平橋稾卷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沈應麟

平橋藁卷十四

明　鄭文康　撰

誌銘

愚直翁墓誌銘

世以無知識者為愚無回邪者為直愚而直亦君子之所不棄愚而詐斯為絶物也常熟沙溪有一翁姓王氏諱蒸字文箎高祖純居郡城中曽祖祺自郡城徙海上之塗松祖貴

一再徙於沙溪考子榮母陳氏居沙溪至翁已三世矣翁早喪父與弟文篔友愛深至謀曰人倚官府為漁民計左策也我與若有田可養母有舟船可經紀宜專心事此無妄圖文篔從之寖致家有餘財推以周急貸人遇稱貸者初不計其人能償與否貸即與之彼擇人而貸者咸笑其愚及期不能償者紿曰我將持償適又有急盍再貸我當刻期併償翁信之復與不疑彼設機巧者又笑其直翁聞之喜曰是善命我乃自號曰愚直翁積歲既久逋券盈篋若龔乙顧義沈敬數

十輩卒莫能償翁念曰彼豈忍負我乎是果無所措也
乃盡焚其券景泰甲戌歲饑且大疫民不聊生巡撫侍
郎都御史募民納粟旌義有差翁出米五百斛穀從之
例得冠帶榮身翁辭謝再三乃已此皆鄉貢進士穎川
陳問狀云天順四年閏月念二日疾卒壽六十有七配
張繼朱子男二曰恭字廷節娶陸氏曰謹字廷慎娶楊
氏女一嫁楊和皆張出者孫男四曰臣曰宰曰賓曰儒
孫女一曰玉英以歲甲申三月朔旦塟七浦塘均司漕

東甌字之原銘曰

愚以處已直以待人直云固爾愚恐非真其愚如愚惟愚乃智遺安寡怨以授来世

致仕良醫副葛明仲同配蔡氏合葬墓誌銘

吾崑多世醫若周若許若董若沈若吾鄭咸著工巧於前代近時獨葛氏以術顯而得官葛氏數傳而至諱吉甫者益弘其業名出數家之上吉甫生叔成叔成用藥專以守成為本慎於尅伐其收功雖緩而活人甚多修

眉長髯年八十五而終叔成娶張氏生三子長其次即
公諱哲字明仲次睿字季真永樂間明仲選士太醫垣
授荆府良醫副季真起為本縣醫學訓科昆仲在位三
十年各致其仕令季真之孫闌又嗣為訓科一門之内
以術而膺冠帶者三人噫前人積德之厚可徵矣明仲
自荆改梁又改楚持恒守道歷三府鮮有敗事府僚自
長史而下莫不重其人而神其術也在醫垣日嘗集保
嬰方論若干卷上進在荆府日嘗授賜勑有式克勤慎

之褒階修職佐郎公之配蔡氏諱淨同縣思齊之女柔慧孝謹童而處室白而偕老夫夫婦婦內外無間言公卒天順五年四月念一日蔡卒臘月七日公壽七十有三蔡踰其一子男六某某孫男四某某擇明年二月念五日合塟馬鞍山陰鳳凰峯下乃按長垣縣儒學教諭徐季昭狀而造銘曰

既多男復多壽二難并不必富偕老者結髮婦同日藏永無咎

朱宗海室蘇氏墓誌銘

碩人蘇氏諱馥崑山淞南人其父元禮在永樂間為萬石長有美名縣大夫有過悞敢與一時同列若泗橋潘紹宗輩陳言規正之非若今之結好為通家以行已志元禮無子生二女長者已承其家次與碩人擇嫁乃得朱公宗海於衆口同賢遂托焉時有欲女宗海者後之已而悔曰奪我佳壻碩人柔順孝敬有女道焉儉勤雍睦有婦道焉愛慈教訓有母道焉具是三徳為鄉里所

閏天順五年九月廿七日卒壽七十有六子男三人孫男女一十七人有宦者一人曾孫男女如其孫之數以癸未歲臘月十八日塟合許墓塘東之兆銘曰

夫在左子在昭位有序永逍遥

吳槃室夏氏墓誌

吳縣吳槃室素定崑山夏廷威之女也槃之祖兵科公與廷威素舊槃父瀞聞素定生長禮法家孝順敬謹族人同出一辭於是從其鄰物色之又得其容貌女紅在

族人所未言者遂聘為槃婦遭家多事年二十八始克成禮踰兩載受娠彌月居夾室遲遲三晝夜幸而子及蓐即睛定反視其侍者羣聚而號呼之不應竟弗甦天順六年秋七月九日槃將謀塟尚酷暑猝莫能畢事乃火其屍取其顱骨而囊之以是月辛酉瘞於薦福山先塋廷威抱始生子俯素定凾慟哭曰我持歸付汝母求乳母乳之待稍長當付汝夫槃汝勿念嗚呼不亦悲哉

顧庭實墓誌銘

翁諱茂字庭實顧姓本出其曾祖妣王氏之族考彦銘母張氏初彦銘無子擇族類爪葛之多男者為續後計得翁於其父某乃求為嗣尚未髫齓踰年彦銘生子庭桂又十年而彦銘卒時有欺其子母孤寡無能為者潛竄其上世土田舊物入已版衆為之不平比翁壯與庭桂悉收復之人曰彦銘有子矣自後庭桂選掌萬石夙夜在公家事咸翁主之庭桂好使氣不能俯下於人遇酒後尤不可犯坐是多得罪於鄉之豪俠壯士有所不

堪者亦往往造言生事圖雪一時之憤翁聞之輒匍匐求見其人早辭屈身委曲順承必使怨消事解然後已所以庭桂聲聞愈壯而家業得不破者以有翁為之兄也及庭桂殁子先無子翁命一孫子之翁謙和有容質樸無妄於聲伎華靡之事淡然無所好雖與庭桂制行頗異而旦暮聚首未嘗或傷和氣也翁生洪武戊寅某月日卒於天順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五配陸氏子男三昇昂昺孫男四斡瀾瀠源孫女四卜歲癸

未三月壬寅葬於陳墓里所居之後福成圩新阡昇奉其館客餘姚岑竦狀來求余銘銘曰

蓮池院兮桂之宅翁之宅兮院東北百步相望一水隔後或茫昧求此刻

柴孟膚配俞氏墓誌銘

太倉柴君孟膚既殁之十六年其配俞碩人享壽八十有一於天順七年二月十四日卒以三月某日開古塘南原之兆合焉碩人諱清俞姓祖天祥父叔經母吳氏

碩人早喪父繼喪母時尚未笄乃抱其二弟浩淵聚於一燈之下怨慕號呼累月不輟鄰里為之動容及歸孟膚孟膚之高祖廷富嘗為海道萬戶至孟膚世遠人亡門戶不及前時孟膚往来湖海為業化寠約為豐溢碩人主其内政凡百所需具有節度惟祭饗不為槩焉其視孟膚視猶賓客左云則左右云則右無傲色無違言至老無專制獨成之病故孟膚樂稱其賢而聞者亦信之也男子二長楙娶陳氏次惠娶金氏女子一壻曰朱

曷孫男二曰欽曰福生孫女一曰善珍曷之壻舉子查庸狀述碩人疾革時呼楙曰汝既失學無似當令欽讀書為儒業無違我言噫其賢益可信也已銘曰

女而知孝婦而能敬垂歿之訓尤出於正銘以昭之敢告羣聽

沈氏三殤壟誌銘

嗚呼小兒夭死痛劌其父母心者莫甚痘瘡何耶以其耳目口鼻變異可畏也不幸有之何能為情況又至再

至三者予太倉城南沈氏伯仲兩房男女數人天順七年春相連痘發二月十日一女素紈死生已十一年矣三月十有一日一女妙清又死年同素紈越明日一男慶生八歲又死嗚呼可懼哉二女體貌肥晳動止端詳慶生性聰慧且知孝能暗誦日記故事數十首客至又能信口歌文丞相詩其出不待呼歌已能使客愛賞不置識者曰沈氏寧馨何其纍纍耶及死愛賞者多泣下以後死者後六日丙午同塟其骼於先祖塋陰殤位素

紈之父曰宗海母曾氏妙清與慶生之父曰宗能母胡氏宗海適在客未知宗能獨遭其戚其能勝乎為之銘曰

韓昌黎喻孟東野詩事怪而言竒黄山谷録遺石君美亦既紓其悲矣沈郎沈郎盍三復其辭焉

支經歴墓誌銘

郃陽支氏崑山人也其諱曰琮其字敬將挺身七尺出人一頭恒斂足於濁流不勞心於偽事游歌芹泮醉飽

聖經口吃於言笑其吃者而不怒意專乎誠譽其誠者
而不喜由太學上舍之士擢金吾蓮幕之賔歷最考功
積階徵仕授錦勑之封贈被天語之褒嘉丘隴生輝門
庭具慶慨桑榆之將暮念松菊之尚存上疏乞身還山
遂願久已逍遥於鄉里盍然歸返於玄冥無愧生前永
寧身後生於洪武丁卯八月廿九歿於天順癸未三月
十三銘生德一德一生安是為曾祖考滎陽之鄭樂安
之任是為母與妻二子曰禎曰祥婦皆姓杜二壻周璇

徐柔甥總成行禎生一男子長克督家祥生一女子幼尚處室祖居羅漢橋北先隴虞家巷中是歲四月庚午差穀以禮安厝麤陳本末合繫銘辭辭曰

昔公同遊時高才疾足者率多其人公甘心遲鈍曾敢與之掉一舌而鼓一唇乎由是緩策徐行養晦待信弗競弗爭不震不驚終焉既禄其身又爵其親回視向之巧力絶倫星多向晨矣嗚呼孰謂天道不可憑而不可詢耶

夏季明墓誌銘

余友夏君季明患洞泄未平會其子鑑領貢赴禮部歿於京邸其從弟中書舍人文振函其骨還君抱持嗚咽不自勝治塋甫畢而君不起矣天順某年某月日春秋六十有六君姓夏氏諱杲季明字也世家蘇之崑山曾祖君實祖文通考伯亮别號商潜以仲子貴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石氏贈恭人君自少讀書即知孝弟為性分内事人道莫此為大伯兄中書舍人孟暘仲兄

太常寺卿仲昭並立於朝君事商潛與石恭人於家恭修子職罔敢或怠中書公為縣丞時被詿誤君得報輒匍匐奔伏闕下陳情事得從輕典及其兄先後致休旦晚燕集笑談尤盡友愛君涉獵經史能為長短詩歌工楷書又善隸古與人作齋堂扁額深有漢刻筆意兼曉音律問其古今格調鮮有弗知雖棃園老工往往亦屈服之君有仕才以兩兄既已顯達故無意進取卒老韋布而歿配陳氏子男二長即鑑本何姓初君無子子

之娶陸氏次錡俱先卒女一曰慶適舉子孫肯堂錡與
慶其母為支氏孫男女五曰登娶奉訓大夫荆府長史
張循伯孫曰瀛尚㓜君之㡳事也不禁忌不舉樂不奉
親友帛不用浮屠術士實皆太卿主之君其樂哉吾崑
夙昔陋習殆將因之而少變矣為之銘曰
鄉無善俗忒禮為之不經不法覺者其誰祛邪返正巨
室是望上行下效豈敢曰誑惟君終事可謂合禮一洗
故轍將自今始

前金谿知縣陳君墓誌銘

余既冠未入縣庠時有友十人焉日以倡和講學游從為事當時有忌者呼為十鐸方言鐸猶癡頑之謂至為十鐸詩向人傳誦噫不亦誤乎後十人者六人皆有官陳君賢佐其一也獨倥侗玄谷滄洲聽菴不願仕今皆為閒人君在十人中最名有清才能為長短詩歌日數十章一下筆輒連出俊健佳句不休精歐陽率更書法又能古篆隸行書與其姊丈今滄州同知張元龍相為

師友間寫喬柯竹石亦多雅趣遇美石為知已鐫刻圖
書甚有古法度正統初元與元龍先後薦起元龍授江
西按察司照磨君授浙江桐廬丞九年陞知臨江新淦
縣事遭憂制不果行起復改撫之金溪君在桐廬桐廬
密邇會府會府大臣咸以能官目之比至金溪金溪固
文獻而豪猾在在有之君為縣六年使不得少伸其氣
有弗遂者旁窺其密發之遂落職君諱助蘇之崑山人
為人豐厚而稍短性孝友壽母庶弟交致恩愛足素有

濕病數月輒一發發即不能行者踰旬故在官久有休
志迨歸數年每值芳辰佳景以休為樂必速故舊賓客
相與詩酒竟日欣然為之不厭葢其費皆出健奴三四
輩在市腴田三百畝在曹李濱不深勞苦也考仲約母
王氏妻沈氏子男三長曰誄邑庠生娶許氏次曰詔娶
朱氏又次曰誥聘狄氏女四長適山東左布政使龔彦
文子緩次適郡人魏童次適刑部主事吳相虞子德次
幼誥及幼女之母為薛氏孫男一應魁孫女四君生永

樂戊子正月十二日卒於天順癸未三月廿三日享年五十有六以十一月廿八日壬午祔塋馬鞍山北之兆其世系來歷已具余所撰仲約誌中銘曰

有母未終有子未成終之成之有孫有兄永懷在兹君宜以寧

郭士英墓誌銘

崑山之太倉有為老氏之學者曰郭先生諱俊字士英年踰知非之一世之學老者槩以性分為虛無獨妄意

實有者渺茫之事坐此不免為士君子所擯斥先生祖仲真父琬母歐氏生三子長士成次先生又次士能先生甫能食而父下世母亦尋歿葭莩於郭者收三子而撫之後先生奮起自樹能致怨慕於其先致友愛於其兄弟又能化兄子緦弟之子富昌咸興孝弟以矯俗之獘實其虛有其無復念漢名士之仙舟唐學士之瀛洲皆在平地乃遣子經從師遊求為先宗林宗之流經竟登天順庚辰王一夔榜進士第嗚呼先生所為所見豈

果為老者無乃寄跡於老者歟故狀者曰不欺已而誣大於其先不希天而覬大於其後此人得其心術之微也元娶陳得子經繼娶徐得子綸又得二女壻丘昊顧俊經之室李氏生女蘭香壻楊錦俊與錦皆許嫁未行綸之室楊氏歲癸未春經入選授浙江餘姚縣知縣便道僅抵家而先生之疾不可為矣是為五月九日也經卜十二月壬寅安厝姚涇新原遷陳氏之函合焉葢先卒已幾年矣仍虛其左以俟徐銘曰

儒名墨行奚取乎儒墨名儒行墨也奚拘揮之進之

置名責實噫郭先生特墨其迹

馬叔良墓誌銘

往年睢陽朱日南請銘務本馬翁士隆之藏余既為之

矣今又請銘其子叔良之藏嗚呼五六載間代謝如此

然則昧止足之戒者何如也先是其甥鄉貢進士凌杞

往来余所頗密嘗道叔良之賢曰欺心喪節人鮮畏之

吾舅無是也奸紀辱先人屢見之吾舅無是也瘠人肥

已人咸安之吾舅無是也此杞之言然及觀日南述叔良事母以仁睦族以義母安而族諧朝曰天理暮曰天道理合而道得一日之内三尺惟謹不敢踰越本分貲雄於鄉待以舉火者恒百輩守父祖家法稱貸未能償者數緩其期惠澤旁流怨言不興此皆日南狀云亦杞三無之謂噫上不負天中不負身下不負人叔良殆庶幾乎叔良諱駿字叔良常熟塗松人享年六十有一卒於天順七年九月癸未娶張氏子男三綵組約女二孫

男三以是歲十二月壬寅葬七浦塘之塋其三代名諱已具士隆誌石銘曰

不負天者天必厚之不負人者人必祝之厚之維何厚之以福祝之維何祝之以壽天人感通定如夜晝敉良果能匪躬在後

潘紹宗小君墓誌銘

崑山泗橋潘翁紹宗卒時小君裁三十歲至天順八年某月日卒寡居者五十幾年以某月日祔紹宗正室鄒

次子二珍娶處士邵孟髙女瓊娶光禄寺署丞孫伯純女兩子俱年五十餘卒孫三瑆璠㬥曽孫二鼎堂紹宗本太倉殷九宰子九宰元任海道萬户家造三巨船大者勝萬石中者八千小者六千歳以所得船脚錢轉往朝鮮市貨致大富九宰與紹宗父祥卿善祥卿亦故家老無子九宰憐之畀紹宗後焉紹宗巨軀大度嗜飲酒好施予延祥寺大興造輒與米四千斛貧民死無棺與無算掌萬石三十餘年小心在公公牘無過誤笞犯永

樂壬辰上湖湘過耒石值風水壊舟疾作不能前還家小君候諸門外見紹宗已非故態抱持而泣後更數良醫弗靈小君懼每夜焚香密訴北辰求代卒不起小君美麗自重恐招侮即屏膏沐弗為容夏之日冬之夜閑邪存誠有古貞婦風節天亦相之自壯至老畧無少疾所苦數年前里長老欲諆狀其節以聞表厥里居小君聞而止之曰不可朝廷著令念九得聞三十不得聞長老曰降一在我無難誰能考者小君曰此非我心所敢

安也遂寢不舉小君姓金諱增父其母陸氏上世微弗能盡知銘曰

余聞小君石浦人石浦乃狀元里豈當時文節風化至今淑人心猶未已也何小君以一婦人其言行顧使喪節欺心之丈夫之顏有泚耶

平橋藳卷十四

平橋藁卷十五

明 鄭文康 撰

誌銘

奉直大夫長蘆鹽運副使致仕陸公墓誌銘

正統丁夘四月四日奉直大夫長蘆都轉鹽運使司副使致仕陸公孟和卒後二年爲嵗己巳四月廿四日奉公䰟窆於崑城東南新漕上孤宣奉徵士沈文昭狀求書墓石公與

文康為忘年交且辱詎忍辭公諱塤陸姓孟和其字也世為雲間人高祖某徙崑山太倉曾祖文貴祖元真元季沉浮閭里皆不仕父德賢母張氏洪武初選閭右實京師遂占籍江寧德賢私幸民京畿遣公入府庠治進士業公内明外和於儒者事無不學於儒者道恒懼有或戾益本家教之嚴也業成太宗文皇帝詔選能書者入内閣預纂修府尹向寶以公舉己丑事竣授湖廣新寧縣知縣時方年廿四新建楚南之邊邑西鄰羌僰猺獠雜處久難其治公以少年能用古道順

其欲而不擾以事政是以舉歷三考上冡宰銓居最增
秩從六品時久勞於用者例得暫閑公歸寓江寧囊無
素積日給不足鄰叟里嫗咸訝曰是尚儒生耶母孺人
喪葬祭以禮宣德戊申用薦拜左軍都督府經歷階奉
訓大夫都府總内外軍政簿案奏牘旁午轇轕長貳皆
勲臣而責成在經歷公以勤能竟超於同官兩考賜誥
褒嘉有出典邑政入贊戎幕咸勤厥官之語進階奉直
大夫封德賢同其官母妻贈封皆宜人壬子秋雲南車

里軍民宣慰等司交惡朝廷務加柔未忍即命將問罪遣公往諭曲直彼皆改謝追還復遣賚金符册其酋長凡兩往返歷三寒暑有功改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副使是位也有為子孫計者多溺居之公行亦有議其淺深者公精白一心畧無疵累無何竊念登列仕版踰三十年筋力既衰才弗稱禄尚未可退乎數請告遂得致政時年五十四東歸崑山結廬開田園日稱觴為封君壽度經書為子孫業鬚髯兩翁冠帶相耀不多見也公病

痰氣羸弱日甚恐先朝露視乃翁即沈咽日不下數四為是竟不起噫天不憫人子螫以是耶享年六十有二配張氏寶安知縣鏞女弟子男四宣容宏宜女一適瑞州知府夏仲昭子鉞孫男女三公田時人目其達宦既久所居皆要位宜有厚儲踰年無異寓江寧日始公不自信而後人自信之也公無愧於出處哉銘曰

進之早進以其道退之疾退無失德無移其操孰涅其白有逆其逢不終其翁是宜歸夫化工也又何尤乎公

朱母李氏墓誌銘

舉子朱瑄德敬之母諱阿衍崑山農家李潮女瑄之父字英齋農之飽暖恒足者有二道曰勤曰儉而已母以父家家法移為夫家之用故英齋在永樂中連遭斁攸之變而門户弗墜以有母在内也姑喪明事之甚謹英齋居貨業賈頗致贏餘母不敢妄用惟儲以供瑄遊學費瑄初在小學暮歸必考問程課休少時即布席展卷促曰膏已然矣瑄咿唔徹鄰家母女紅其傍至夜分瑄

寢斯寢雞鳴復先興呼瑄與之盥漱梳沐往肄所業雖有事無容虛其日逮入官校亦然嘗語瑄曰我見橋南沈副使與爾相貌短長畧相似人皆稱其為好官竊問之曰不貪我為爾勞苦將廿年無他望但望爾異日為好官使人稱爾瑄謹受教今年將領貢上禮部而母歿矣天順癸未八月七日也得壽七十有七所生男子四人墉瓛瓌瑄壞巳卒女子一人孫男女十三人以歲甲申九月庚午祔英齋馬鞍山陳墓前之兆予瑄之經師

也復請銘有賢如母烏忍辭銘曰

子業就將同榮何弗待覩厥成終當揚賢母名

潘桂林墓誌

泗橋潘先生去歲暑中辱過余草堂求題宗譜圖并定諸孫名且言復姓事余留宿旬餘得為其記大乘妙典數百言甚喜臨別自念氣體衰甚恐不復来此矣去半載一夕感寒嘔吐卒為天順八年二月廿六日得壽七十曩過時杯話間謂余曰予負潔直名久矣識不識咸

信而弗疑我嘗見人持幣求子銘墓或謝或諾諾則受其幣輒與記其善行數事不識其人果善而無惡乎抑亦有之而不暇書乎子之銘如古人所謂無愧色者有幾乎不然無乃劉乂所謂諛乎得不累夫潔直名乎余謝曰誠有如先生所云蓋誌其善而掩其不善古人之書法也撰於前者莫不皆然余何為獨不然乎使善否兼采而並書之何以慰彼孝子慈孫之心乎夫惡之為言逆理亂常之謂逆理亂常之人在君子必深惡而痛

絶之者也余雖不肖安敢輕於一諾而與其相濟乎借有人焉曾有及於我庭者乎褒過其實愧色容或有之諛又豈余之所能乎曰然則苟若是也子今病且老其亦當知已乎獨不觀夫韋貫之之於裴均乎余曰謹受教噫先生之論不亦高哉先生諱竒字桂林祖紹宗父曰新妻妾二人各生男二人女三人男曰瑛琇璡瑩女曰明卿者處余側室孫男七人琇之子三人復殷姓曾孫男三人三月某日塟於所居後祖塋瑛請銘墓石余

因先生前日高論特為叙其歲月及子姓位數於銘則不敢綴一辭焉

封宜人張氏壙誌

宜人諱端姓張氏湖州烏程縣人父景忠寶安知縣鏞之女弟為封奉訓大夫左軍都督府經歷陸公徳賢冢婦奉直大夫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副使孟和之配也宜人初嫁孟和遂有新寧之命以少年處官下不為驕奢氣習所移上奉舅姑下事夫子年愈長而心愈卑往來

宦途三十年衣能為華而寧於素食能為厚而寧於薄孟和弟麓以孟和故上京墮水死訃聞宜人抱其婦賈與其子哭痛哭曰爾寡孤由我而致共保始終無憂也未寒先衣未饑先食凡可盡情盡力者皆為之不倦費以其過厚不能勝惶恐稱謝宜人曰第安之在我當如是也及孟和致仕家居日給稍艱猶勉强眷戀不衰不幸孟和殁世門戶日漸頹敝始不能相守矣乃與相對終日嗚咽無聊諸子亦各散去自存因得末疾不能行

獨與季宜處者十年煙火寒冷不堪余辱孟和素愛時往過之或遇宜於途不敢詳問自愧力不足以振之耳天順七年七月七日卒壽七十有五所生男子四人宣容宏宜女子一人先卒孫男女七人以歲甲申臘月丙午葬合新澧之原孟和墓余既銘之矣宜人墓宏日下已有官當求顯者銘續刻焉

陳母金氏墓誌銘

碩人金氏諱其崑山縣民隆壽女為陳以信之室太學

上舍生瓊之母也以信農家雖不躬親耕耨之役而指揮調度時播時穫恒與頑人偕焉候雞而興分夜而寢素衣薄食弗恥弗厭是以冠婚喪祭慶弔饋問能使以信有麤給之備瓊童時善書行部御史見而愛之遣入官校治進士業頑人家去城北十里瓊在校月一再省見則問其燠寒憫其勞苦訪其業之進否能使瓊專意於學惜乎瓊將有官而頑人不待矣得年六十有二所生男子二長即瓊娶王氏次瑢娶錢氏瑢後半月亦卒

年僅二十有六女子一納邵晟為壻孫男曰美聘鄒氏愛卿宜卿其孫女也卒於天順七年臘月二十八日葬於八年臘月二十七日墓在清水港其原即所居後也銘曰

夫成家子成名勤儉慈三德并化者魄存者型

陳維明墓誌銘

陳氏常熟之塗松大家諱倫字維明者宗美之子竹軒之孫定海縣主簿朱孟林外孫也生二十有二年矣維

明天資穎悟狀貌瑰偉好讀書其讀靡晝靡夜雖寒暑寢食咸坐而忘焉積數歲松陽教諭錢君尚學為其經師屢止之曰宜少閒弗聽日漸羸弱其祖又止之亦弗聽宗美謂曰爾讀書圖以慰父母顧乃貽父母憂何耶維明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其母亦以為言終弗聽竟得疾日處牀席猶抱書堆枕旁天順三年九月三日卒卒之日家人啟篋得所為四書詩經義若干篇古體近體五七言詩又若干首手抄臨唐人詩古法書尤多竹

軒挈其藳納諸棺中以六年某月某日塟於祖塋之次娶周氏銘曰

古之教學作息有程所以游藝玩物適情使學者作而勿息何晝夜之有名九京可起我將以此而誅生韓子有言業荒於嬉精於勤惟子篤信遂以亡身是又非其罪也我當歸之於天

周致和墓誌銘

致和諱宰字致和周姓曾大父進學大父强考仲名值

元季俱浮沉閭里而歿母吳繼陸致和早事吳晚事陸事陸如事吳陸亦愛如已出致和自幼樹立劇知稼穡艱苦平生以儉為德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二者取足不以贏或曰須贏有備致和謝曰足則足矣奚以贏為凡人贏多興分外之思與其贏以取敗孰若足僅充用致和繼仲名之世土田不加增屋廬不加飾知足者是焉嘗有盜十餘人夜壞其戸而入家人從隙識其一明發告致和致和曰渠損我可惡聞官則死矣我亡者物彼

存者命物與命孰重卒寢其事正統丁卯科其子泰以儒士選南京鄉闈第十六人泰受經於余最名善記人謂其取進士甚易會試致和囑曰我三代無仕者幸得一官足矣無論崇卑雖教職慎勿辭及期泰名在乙榜衆勸以辭泰曰辭拂父意也竟授烏程訓導人多惜泰之善記致和易足之心不但處已而又處其子也景泰三年九月九日病痰癨卒享年五十有八配余氏子即泰泰擇明年甲戌某月日瘞馬鞍山之陽銘曰

其生也靡毁其歿也靡訾易足有田貽厥子世守耕穫亦良策兮

朱教諭墓誌銘

景泰三年八月廿二日永康縣學教諭崑山朱克誠卒於官其父惟賢扶柩還以十月三日塟乃祖彥達之旁克誠姓朱諱芹克誠字也自幼不凡篤學儒業年十六從予說詩記誦雖拙而筆力甚高月羣試館下經義鎔意鑄語鮮克過之喜飲酒酒後頗賴議論泉湧行輩莫

能挫書法宋克得其筆意繼又從刑部主事瞿伯暘說禮竟以禮選應天丁卯鄉試明年中乙榜進士授金華永康學諭先是嘉興朱鹵菴掌教崑山嚴毅方正為學者型範古心古行名動兩京克誠在官五載律已導人一以為則婺郡縣職教者獨克誠最少而獨有名如鹵菴之在崑山藩臬大臣爭欲推轂而克誠不起矣年止二十有八嗚呼悲夫克誠父惟賢母鄒氏自祖而上已見余叙彥達墓石妻許氏黃巖教諭溫如孫男一曰韶

女二銘曰

進鋭退速理之經也與其夙知寧暮成也不夙不鋭亦或傾也嗚呼克誠殁有名也

夏德威室劉氏墓誌銘

劉氏諱桂北京真定人崑山夏德威之繼室也江西叅政悦之女為太常少卿仲昭之冢婦德威元娶奉訓大夫長蘆鹽運副使陸孟和女蹇淵温恵得舅姑心娶六載而卒少卿與德威旦暮聚食歲時祭饗追思不置陸

卒六載而德威不忍娶正統戊辰少卿由吏部郎出守
瑞州續劉爲德威婦劉賢如陸而開爽過之少卿與德
威得劉始忘陸先是叅政公予告留寓北京止有一子
冠而未娶俾還真定營葂裘歲已已寇犯真定歿於難
凶問至劉驚得疾再踰年叅政在京凶問又至疾遂劇
景泰四年九月十五日卒年二十有七一子未周歲病
革時强抱其子於懷呼家人悉至牀下盡出所有分遺
有差至婢嫗亦各有物囑曰我舅七十未有孫我夫三

十未有子惟此一息若輩宜寶保之因泣數行下嗚呼賢哉德威擇十一月八日塟於元配陸氏之左奉舉子范德元狀來求為銘銘曰

人亦有言天勝人我儀圖之理相因賢而傷愛殞厥身元配在右安斯鄰

陳復初墓誌銘

景泰四年二月廿五日崑山陳公復初卒其子山東膠州學正翊匍匐奔還擇明年甲戌三月九日奉柩合塟

母孺人胡氏馬鞍山北麓之兆奉同年鄉貢進士朱旻狀求為銘余與翊同學同時居且同里公之外母與先公外母兄弟也不敢辭公諱善字復初陳姓曾大父正大父求益世居太倉弗仕父繼宗承家饒裕永樂初元朝廷選閭右實京師繼宗與馬遂占籍為宛平人母顧時留太倉與兄其竭力侍事務致其樂縣人胡宗器聞其幼孝館為甥舅甥較諸父子恩愛出自人合多不克終公事其舅如其父縣之為甥者

獨稱公為佳壻胡亦自慶所得不止半子也居數歲母顧割
貲產三之一畀公公謂巳外贅辭歸於兄一無所受所居密
邇縣治一蹤即至令丞出入識公為熟客吏胥假貸仰公為
德主圖謀為作直易易耳公畏官府退縮如懦夫然睨彼公
門不但百里人屢有不憚百里至者一日公門往返數四熟
容德主茫無所恃顧乃為計百方輕生重利公遇若輩
恒為之慼額不敢與近逮其屢進屢敗公歎曰與其
奸紀而破家孰若守巳而遠禍也嘗被誣繫憲臺衆

稱其寃數月不得雪公仰天曰我之所恃者惟天耳天何使我久繫耶造謀者與誣人者俱敗露一自經死一病惡疾死公出曰謂天高遠者誣天者也自壯至老素履其分而殁年六十有二子三長即翊嘗為禮部會試考官次衛次靖孫男四曾孫男二銘曰

兢兢恐説其輻也業業以御其服也百鈞千里疇云其覆也彼昏罔知盍亦從其轍也采實造銘來者用告也

朱宗海墓誌銘

公姓朱氏諱衍字宗海蘇州崑山人曾祖南坡祖均禮前元時隱伏市井中有古君子氣節厥配王氏平生不食素不事佛年一百四歲而終父本道早世公與兄禧尚穉母陳氏率二孤共守以死徇教施恩兼言誘身導詳見中書舍人范陽盧儒所撰誌文公生碩大且儼幼讀書長讀律諳練世務克謹朝家三尺縣大夫而下有謀則就有疑則問公無舞弄心術料事靡或疎漏大夫之賢者謂公有吏才勸其盍仕公謝而不答有愛之不

置者或處為一鄉長或處為一里老非其志亦未嘗有所終三年滄其為長為老遇鄉里孝弟節義舉為之揚言於人弗忍埋没無閧或匪度匪彜愚而自用者必呼至委曲喻以辱身玷先之禍使其改德率行不幸不及而敗焉復憫其誤罹法網力與解紛然後已故公之鄉之里善者獲播令聞而愚者亦得以寡過免罪也正統初民病饑公請官廩之羸設粥以食惸獨旦暮獨任其勞多藉以生茅家橋通憲臺頹圮弗治公鑿石為梁布

輒為街復亭橋之上旁堂觀音大士像咸公義績晚築
別業於吳淞之南日與耕夫釣叟為伍不知歲月幾何
與夫城府升沉榮辱何如也生於洪武某年月日卒於
天順二年某月日享壽七十有幾娶蘇氏男子三人曰
璲治春秋學者稱為素菴先生先七年卒娶陸氏曰璧
娶唐氏曰洪娶沈氏孫男九人曰昊曰旻鄉貢進士順天
府昌平縣儒學教諭曰昇曰昱曰旻曰昃曰昰曰暐曰
曙孫女六人曾孫男五人曰栻曰樞曰格曰某曰棁曾

孫女七人冢孫昊以再明年庚辰正月十九日奉壄許墓塘東原匍匐衘哀乞銘為之銘曰

年也登登乎爾曾也繩繩乎爾匪徳也其能乎爾

陳惟學壙誌銘

常熟之塗松陳君宗美有丈夫子五人次曰倫者治進士業垂成而卒今其長諱儒字惟學天順七年八月一日又卒年僅三十有一宗美家素鉅家鉅則事繁惟學憫其父勞不待指使恒以身先而逸之賔客曰將見宗

美有休閒期矣其處兄弟妻孥克盡恩義孰謂斯人不永齡耶妻金氏生女子三長者已受王倜聘宗美以歲甲申三月七日瘞先塋之側倫壙余嘗誌之今又誌惟學壙悲夫銘曰

父失家督妻亡子美咎将焉委

平橋藳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平橋藁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沈應麟

平橋藁卷十六

明 鄭文康 撰

傳

何順中傳

何先生字順中其先婺人曾大父子雲爲崑山良醫劉國英贅壻今爲崑山人子雲而上七世皆高科顯官諱熟者宋端平二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當時出身家狀身後行

狀刻本具在也子雲得劉之術傳三世皆以為業至先生大著工巧居太醫垣四十年王公貴人有招延之者視儀不視物有儀乃往往則疾家有所恃疾者雖鄭聲沉滯亦為之不懼或以勢位臨之弗能致也性嗜酒靡日不飲靡飲不醉醉則噴嚏連百十未已至噴嚏共知其醉先生為客則不辭主為主亦不留客頹然就榻鼻息輒震驚人年七十餘修髯長鬚顏如渥丹其亦有道士歟家固貧極謹義利之辨故飯恒不足而獨酒有餘子澤頗有父風焉

薛烈婦傳

城南薛烈婦崑山半山橋人父為銀工嫁縣小吏邵某為妻洪武初小吏坐死法京司差人提取烈婦時年二十餘蒙垢莫能掩其麗將行差人見而悦之謂小吏曰若欲生致都下盍使事我否則若命盡在中路小吏懼曰如命乃密呼烈婦語故使從烈婦曰吾身潔汙君不可得復主矣佯應曰諾是日盛備酒饌飼小吏暮歸遂經於粉閣中鄰里解其屍瘞之塚在西溢瀆村彭氏菜

圃中即當時之粉閣也

論曰予表姑葉年九十所居與小吏家隔一垣曾識烈婦其小吏則忘之矣然家有粉閣彼遺業必尚可淡泊守也奚以吏為其身既自為惡又使妻為不善其謟大戮宜也差人不鑒小吏為前車覆亦有日獨惜銀工有此令女托之匪人使少有張負郄鑒之見安至是乎噫君子議婚之初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許節婦傳

崑山蔣喆妻許氏名安世醫用衡女用衡家教頗嚴庭無巫祝尼媼之迹安為處子靜心密地耳不納市井閭巷穢惡聲年十八嫁喆嫁兩載而喆歿歿後兩月而子生家無厚資堂有遺姑所親秉時以後事微動之安抱兒泣謂姑曰妾願與此兒同存亡人言無慮也紡績織紝一心養姑教子笑語不入於鄰積二十六年貞白之操無罅隙可議鄉里私稱為節婦今其子明為教官即遺腹者

贊曰李令伯曰舅奪母志是章其母之醜也夫以匹夫匹婦之志奪之弗能也戒其勿奪亦弗能也惟已處之而已矣若曰可奪則共姜之誓蘇武之節何獨不然哉觀許安謂姑曰願與此兒同存亡奪姑弗論雖欲撼之得乎

南菴傳

南菴無照師滇南人也學佛之法而超乎法之外因進之門墻相與講中庸多有理趣但人病其性急師亦以

此自病故與其徒多不合云

論曰急非性也急不可以言性言性則氣質之謂也學道者當緩其急以歸乎中佩韋是也雖然急不可以言性而可以言志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發憤忘食非急而何急於道急何不可之有

如如禪師傳

如如禪師不知何許人神僧傳失載家君病瘧苦頭痛於顛頂之上寒熱劇甚指甲盡黑漫不省人事見二鬼約長四五

寸舉動輕捷無與比復有一鬼衣冠儼武臣狀乘騎執弓矢俾家君偕二鬼給事備歷艱苦其言有數事若曰欲如此必如此家君儒者聞其言不經寧死弗肯從鬼大怒忽一僧不知何從來以拄杖徼擊騎鬼之帽似有所責遂觧圍中隅大河僧與家君在河西而鬼河東矣僧曰我乃如如汝歸記之遥見二鬼皆跪拜僧僧亦歡喜而受鬼隨不見瘧亦不復作事在宣德甲寅六月十二日鬼之言孔子不語怪故不詳越數日訪如如名號出處於鎮江府都綱紀司綱紀公云釋典有

如如者一禪師一居士禪師好救難弭災所著有如如語録行世乃知所遇禪師非居士也家君命文康傳其事復立木主每歳是日設香燈茶果之供荅靈貺焉

附録

報謝如如禪師疏戊辰年

伏以神通廣大能令百世之尊佛力弘深解救衆生之苦仰惟靈感如如禪師名登釋典道振空門一本慈悲夙著厥靈之濯濯普同濟利已經奕世之綿綿

曩在家君病淹瘠瘧繼余小子痛劇瓠犀揮法杖諭法言曽援沉淪於彼岸爇天香扣天鼓再堅揺動於壯年父子銜恩寢興在念文康近於十三日間關在客調攝乖方為圖口齒之甘大作心腹之疾重資靈貺即獲痊安欲拜疏於玄龕特還書於故里展虔誠於旛幢之下布衷曲於文墨之中麤陳茶菓之儀薄設香燈之供以綏後福敬答前休惟願有子有孫不替奉承之志宜家宜室永無災害之虞謹疏

行狀

崑山知縣鄭侯行狀

侯諱達字叔通姓鄭氏世家黄州廣濟縣曽祖觀福祖善友父庸永樂初庸隸籍襄陽衛今爲襄陽人侯念上世無仕者勝冠即發憤讀書修文辭圖進取兼攻真行書教授武臣子弟數十輩時襄陽府學鄉試三脱科提調官聞侯名招入補學官弟子宣德乙夘遂選湖廣秋闈第六人考官讀其策皆鑿鑿有用之言表章三問於試録明年卒業太學業成授

陜西盩厔縣知縣盩厔舊有西洛峪水渠在勝國時為農利甚溥後被明者吏之漫為陸壤令數代無有注意者侯至求原規改而正之農賴以濟詳載訓導長安董楙所撰廣濟渠記高乙坐大辟囚繫九年侯讞其究得不死三考書最朝廷賜勅有撫字克勤之褒封父如其官母王妻馮皆孺人景泰五年蘇松大饑大疫死者枕籍貧民牽扶入城市乞食旦人而夕鬼主縣者莫能措手稱病去巡撫尚書李公意時勢若此必得有為者吏茲土以拯民艱具奏時侯

在選部該進秩乃陞食從六品俸仍來知縣事崑為弊積久濟農預備諸倉雖有登載之數而實十無二三佚下車計實在數合諸貧民之數戶不過三斗土塊稾秸半之民雖入手終無以為計子棄父夫棄妻老弱待盡佚乃日夜遍詣稍贏餘之家喻以禍福官與文劵隨其多寡而稱貸之得穀數千斛於是分集將委溝壑者於僧寺道觀日給粥二次凡官府廢材神壇樹木悉取以供薪爨病有藥禮請致仕良醫副葛明仲掌其事勞心

焦思黑髮變白及秋髙鄉頗稔且水退遣歸復業嚮之廬舍已為鋤口所廢俟又市竹架屋為經紀之春復給與穀種俾里正假以耕具凡可用心者無一不至此俟在崑第一事初荒時民食犬賣皮犬盡食糟糠麥租糟糠麥租盡食草根樹皮草根樹皮盡别無可食時屬縣有折糧白金數萬兩在府俟痛以為言太守誤聽羣議持往湖湘糴米舍近之逺則涸轍之鮒無以為命矣此民之所以重困也他如廵江千戸索財擾民發其事千戸充

軍隨從都御史知事擅攬威權上書直言其奸學諭陳
登有治才儒士周號有文學咸與推轂日進老儒龔大
章沈誠學於堂諮訪民事得失利病咸聽盡言為鄉試
簾外官者三會試簾外官者一性至孝封君與母孺人
皆在原籍心不忘思言不置口語及必墮淚去年冬滿
初考即日趣裝上道冀得奏請歸侍糧事嚴上司俾姑
視事不得去劇不如意天順二年閏二月廿八日患癃
閉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九配即馮四川其府經歷義女

弟生八男二女賔寅宜實完安宗寵男之名也寵母側室張韓馬劉倪韓王婦之姓也馬澂湯某女之壻也歸以其年月日瘞某地嗚呼侯謙恭節儉盡心乃職布袍蔬食畧無富貴氣味所謂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侯誠有焉所著有尊生藳十卷予辱侯愛敬於其歿不能無情謹述數事授諸孤俾乞銘於立言信後者焉謹狀

彭應德同配鄭氏行狀

應德諱餘璋字應德姓彭氏蘇州崑山人俊敏不羣幼

有孝行補學官弟子明經著文不失矩度於時監察御史廬陵彭公朂提督學政學者寡入其意獨奬進而材器之將應南京辛酉科鄉試遭父喪不果行在苫塊中哀毀成疾遂不起正統癸亥十月六日也其配鄭氏諱慶字宜君宋華原郡王居中裔孫生長儒家温惠塞淵年十八嫁應德及期而夫病再期而夫卒其間蓼辛荼毒充牣心腹至是號咷仆地莫知所圖以胸暖其屍凡三晝夜屍温家人奔告如狂謂其復甦葢由宜君近之

以生氣也迨斂無以為計直呼曰天來爾偕我往爾不來吾誰與處不絕口者又四日竟潛自沉後應德纔六日嗚呼痛哉武陵龔鈍菴詡為傳其實有司上其事未報應德祖士瓊考惟貢宜君祖以敬父有林俱無仕者應德年廿一而宜君同其年有孤曰永春始二歳應德兄應節以其年月日葬於南城齊禮坊之墓竊謂子死於孝婦死於烈非名筆撰誌銘垂示後世殆不可謹為之狀拜而請焉

陳公政室王氏行狀

碩人王氏諱某世家蘇之崑山父某母甘氏碩人為處子幽閒貞靜庭無嬉遊之跡日依依母旁訓無違言身無惰容及笄歸常熟雙鳳鄉塗松里陳𢹂公政為冢婦公政以鄉長之役在官日多碩人事其舅叔文姑馬如事厥父母問安視膳頃步而不敢忘孝焉尤致謹於歲時烝嘗之事浣滌祭器烹調品物必身親蒞之務極豐潔乃已一有不出已手則心歉然不安嘗有疾莫能興

祭期適臨其介婦曰明日事誠在我戒左右勿使知之黎明聞爨下有鼎鑊聲起視之則碩人已先在矣公政故多眥多眥多怨亦勢之常里之惡少稍有求而弗遂輒奔走造言生事碩人謂公政曰彼之所希譬猶蠅蚋而圖砧几餘腥耳吾能少節一日之費揮以與之則其禍我之心自熄矣所得所失孰小孰大耶公政是其言從之往往有眥家恒被官府所破獨公政終歲晏如萶碩人已爭之力居多公政室廬倚於市中有園亭花木

之勝日有佳客過從其遊至則輒命治具公政與客徜徉笑談不待頤指頃間杯盤芳馨肴核維旅隨其客之衆寡或豐或儉似嘗授其告示者凡百不深煩公政皆此類晩以家事付諸婦其考課僮婢耕織裁給上下衣食皆碩人所立舊規卒莫能改故歿公政遇事則興思追悼不置焉天順四年十二月某日中風卒享壽六十有八子男三長珣娶定海縣主簿朱孟林女次珙娶前福建按察副使衛季洪女次璹為弟公賦後孫八儒

倫偉佐侃僖仕佑曰佐者邑庠弟子公政擇再明年某月日祔里之先塋嗚呼婦人無外事揆法不當請銘有賢如碩人非銘無以昭懿德勸女婦然則可使無銘乎無銘既不可使銘不出於聞人又可乎於是録其素行數事備銘者銘焉

像贊

林仲山像贊

林中散人林補仲山華亭人河東王掫傳曰高祖少雅宋潮州推官祖和卿前元德慶儒學教

授考德載平江崑山同知仲山襲父蔭歷官至其官張氏假王吳召公公歎曰元君也張賊也背君事賊吾不忍為遂隱去自題其像曰雅非雅俗非俗身居市廛志在巖谷見之者呼為老林友之者識為知音叩其中則空空如也問其長則能固窮而不動心開封鄭文康高其人拜瞻遺像於七十年之後僭擬而為贊焉

學務道禮矯俗黃鳥喬枝白駒空谷氣之壯怒髮如林

聲之和太古雅音觀其像則一遺老也讀其傳則知忠義而不易心

朱處士像贊諱均禮衍之祖

市非隱地隱不嫌市志在儒業儒以成志隱於市鄙高蹈遠引者之為賢志於儒恥孤陋寡聞者之自棄正學是趨小道不泥故能咀羣籍之英華而遺子姓之餘味也

王孺人像贊朱處士配不念佛不茹素年百四歲

身不事佛而佛其心口不茹素而素其行事心佛而無意於來生之福持素行而有心於隨寓之誠邪言罔惑正理亦明宜其享百年之上壽而為閭閻之儀型也

趙御史像賛 永樂乙未進士

神完而融徳盛而恭博羣書於眼下飽史學於胸中言議清高麗秋霄青雲之鶴壽容堅勁挺寒澗絶壁之松衣冠古製丘壑清風前輩名卿見之者呼為憲臺之遺老後生小子拜之者稱為鄉里之儒宗也

何順中像賛

恥機變而爭巧賤龍斷以私登攬詩酒而寄傲操乜勺以擅能此太醫垣三朝之士而宋進士五世之曾也

彭母葉孺人像賛見年九十二歲

性端莊也端莊之若神容慈和也慈和之若春孝敬著聞於族里儉慈稱美於鄉鄰天既備其四德壽將及乎百旬氣體尚强膺福祉之簡簡曾玄方茂見童穉之詵詵嗚呼先公與孺人表兄弟也孺人長先公十五年而

先公前十年已下世也吐心聲而為製也飄予神魂而將逝也

金太守像贊

歌鹿鳴也曾作登瀛之客贊司馬也早充入幕之賓探其學則孔顏道德問其志在堯舜君民一麾出守千里同仁肆從容而臥治變枯槁而陽春觀其退食撫鹿角牀而坐使望之者呼為神仙中人

醉耕處士像贊 封兵科都給事中

玉山之陽石浦之旁依丘園而養望守門户而韜光曰少保曰知録名稱踰百年而尚在曰詩書曰禮樂風韻歷五世而未亡心無逸樂所樂者惟酒為最家無厚業所業者惟耕是常從容以和悦豫且康顧堂堂七尺之身軀丹青可狀慨汪汪一腔之仁恕斗斛難量故天報之以有子所以朝廷北門萬斤之鎖鑰既非其不可而南海一面之風波又非其莫當也

平橋藁卷十六

平橋藁卷十七

明　鄭文康　撰

雜著

書李樂菴語錄後

樂菴先生語錄五卷門人龔昱立道集其師李衡彦平之言也昱殿中侍御史識之曽孫安貧樂道鄉人稱為龔山長云愚按崑山舊誌載衡所著有易說論語說易義海撮要樂

菴文集和寒山拾得詩總若干卷行於世噫未三百年今皆不可見矣獨幸此書抄本尚存使吾崑後生小子畧可考見先生之正學直道非俗儒備臣比也先生江都人初布衣流落吾崑王葆彦光見而異焉以女弟歸之後致仕舍江都而就崑山豈以婦家之故歟今縣之通闤橋東有尼僧菴云是前元邵萬户捨宅為菴平正修廣右有小巷深不百步題曰李侍御巷又豈萬户宅先即先生所居歟又按至正廿三年知崑山州事高昌偰侯傒斯因州人袁華殷奎言先生與王御

史葆劉龍洲過皆宋豪傑士皆有言行其墓近皆廢壊宜用修復俟乃一一追訪舊蹟而封表之當時若會稽楊維禎諸公皆有詩文以紀盛事明年州人管善又割常稔田三十五畒歳入租廿有五石籍而隸之學宮以供時祭之費三公墓之所在見於殷奎所撰墓田記甚詳記曰王先生字彥光墓在南郭新漕里李先生字彥平號樂菴墓在州治南六里圓明村劉先生字改之墓在馬鞍山東齋其記如此今先生之墓漫不可尋矣余

童時聞圓明古墓多被人所發有得槨中金銀珠玉者未乆其羣小多惡死比年有一石槨露出當道未斷壞去槨不遠有一菴屢嘗邀其鄉長往視之覔土中誌石考其為誰重與封葢是亦陰隲之一事鄉長未暇也此事雖夙夜不怠自念才力薄弱無以為計時有才力為之有餘者獨肯為彼不肯為此以先生之言不入其耳先生之行不合其心故耳萬一兾得如僕佚者告之今兹尚未有遇也新漕之墓尤不忍言其地乆為燔屍壇

半被居民屋其上誌石頽巨發而磨其刻賣之今復為任姓者墓誌龍洲墓雖迷失故兆有石表有祠堂騷人墨客往往携酒上塜讀其碑文何獨二公具有丈夫子具有科第官位顧若是之斬耶嗚呼若此之類不可盡究也余得此書於鈍菴買紙親手録之謹附區區懐抱於書尾深有待於今之傑俟與好事君子焉耳

跋葉都給事先德卷

春秋陳其宗器示能守也此數紙在他家不及一羽在

葉氏等宗器也此吾與中父子寶愛而詳説之也嗚呼秀實公有名節焉有羣子姓焉有舊田廬焉與中一故紙尚謹謹寶愛況有重於故紙者哉

跋夏太守竹卷

竹有君子之道中通而外直枝葉相麗無苟亂四時不變其色取是三者舉其大者耳太守寫此豈直資玩好而已哉取其資玩好錯薪灌木紛紛若是之可寫也何獨君與之君與之而天下後世不以為過者是知其有

君子之道也

書拙菴卷後

景泰乙亥蘇松大饑大疫斗米百錢死者交横于道有寒生持禮部君拙菴卷過海上王以平以平展觀知為鄉故老范陽盧氏舊物恐流放不可復得乃以白粲四斛易之踰半載訪其諸孫中名㤝者還之囑曰慎勿再失也夫禮部拙菴落成無年月而記書於洪武乙亥十月今六十年矣以六十年之近而孫曾又頗繁庶此卷

已落他手則其歷世既遠子孫寖微者文獻不足宜無怪也以平雖曰好義有田百畆歲費恒弗給孰肯於凶荒艱難之日顧此無用之故紙乎若曰愛其卷首王中書孟端畫曾狀元棨文翰奚為不為已有卒返其故主乎以平昆仲四人其賢掩諸兄宜矣余於恹有説焉人家子孫知重先世遺物雖甚貧不敢輕視易失者惟讀數行書者能之否則或得或喪於心如浮雲畧不為之憂喜此以平特歸之於恹也禮部君之先大夫兗州太

守恢高祖也為時名儒雖僅五十而歿著述甚富所望
後人收藏者非但一卷詩文而已恢尚當盡心乎哉

跋移家圖

民移家多出於不得已非樂為之也夫以百年之親戚
墳墓室廬孰不願相聚相守而輒忍於棄毀忍之是有
不得已者存焉耳且民之倚以為命者曰食缺則不能
一朝居盎無食則無天無天則必死矣卷中所畫男婦
共十有五人提攜抱負類皆麤重器物所謂倚以為命

若米麥菽粟之類一無所有欲勿移得乎故子貢問政孔子必先之曰足食嗚呼永州之民三世死於蛇泰山之民三世死於虎其毒若是卒之弗移為州縣者使有移民得不為之懼諸吾願看畫如人不願見人如畫也

跋范性真行草篆隸帖

心無二用君子所同劉炫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可謂難矣此冊出於一人一手所作豈非亦一難事也哉楊君示觀書而歸之

跋袁安卧雪卷

袁邵公卧雪事載汝南先賢傳本傳不載豈史家以其細事畧之歟傳載初安父歿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二書生指一處云葬此當世為上公安從之故累世隆盛焉夫以安之寧已凍餓不肯干人是窮居已有愛人之仁矣及當竇憲之間獨能乃心帝室自天子而下惟安是賴則為臣大著愛君之忠矣人能以忠君仁民為心不待葬地天必厚其報也不然安之地憲塟之吾恐書生之言將不驗矣

故論者曰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跋謝克銘草書選唐詩帖

竊怪近世選唐人詩者數家率取當世顯名之士若襄陽孟浩非王右丞與善亦無聞久矣不知是時為浩輩者曾有善作否耶用拙翁草書造詣古人深至余恐天下後世有選草者出不知孟浩之輩之有善詩也嗚呼吾心不足豈止草書而已哉吳興沈君宗能獨求其寫選唐詩意有在乎抑無在乎

跋江村圖卷

江村圖一卷中書舍人夏公孟暘筆也其畫不茍作不妄與不為富翁豪吏所役十日一山五日一水非佳興弗御楮墨性好奕佳興多為奕所奪此卷遲遲十年始得入手公自視頗為平生得意者太倉沈東軒游兩京有能詩聲極好清事數附雜物見寄彼謂博我詩文不應若是之多也余儒者無可為答持過贈之勝於彈棋負於人者遠矣

跋足菴

自古天下國家之事智者成之愚者敗焉何耶葢智者知足愚者罔知足故耳古之封戸自擇寵愛未已也即懐道引辟穀之為父子師傅恩遇正隆也即謀出關歸老之計然則彼二子者其智孰過焉所以卒收始終令名故一有儒者氣象一来賢哉二大夫之贊若夫貴為天子貴之極也富有四海富之極也其間又有妄意而求仙捨身而事佛然則彼二君者其愚孰甚焉所以卒蹈及身之禍故一陳悔輪臺一餓死賊手使天下後世

之人讀其書考其行事不覺為之歎賞而唾笑之也長洲姚君正學以足命菴葢指外物而言非謂內行也若曰內行得無昧招損之戒乎正學以外物為足君子固與之矣苟於內行容或有所未足此又不可不求其足也

書世父公據文字後

右世父公據文字一卷計紙三幅三場文字共一十三篇應天府鈐縫印如其紙數葢永樂乙酉科京闈鄉試

所謄錄者公據已投禮部此特文字耳為世父手書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河間獻縣教諭遭憂制改饒之安仁世父修癯與先公僕松翁全不類能晝夜飲酒於肉食甚罕用年三十三而歿歿之歲為余始生之辰崑之同榜者三人河東呂旦寅伯睢陽朱泰安士栗睢陽不飲酒今壽九十瘦健善步吾世父已下世五十有三年矣見睢陽未嘗不悲吾世父也卷首批語稱同考官史學正是國子監學正象山史九韶考官王學士主文有兩

王學士一為翰林學士松陽王景景彰一為翰林侍讀學士無錫王達達善不知批者為誰是科也府尹南昌向寳提調監試則監察御史沔陽歐陽謙浦江鄭幹焉

題蓮經卷後

仁宗昭皇帝在東宫時追念仁孝皇后遺命刋刻大乘妙典印施天下此崑山縣僧會臣道良請授者泗橋有善男子曰潘紹宗家故饒貲好施予累歲施予良穀帛無算永樂某年良修大雄殿需大木紹宗舊市檜栢

一長計尺六十價寳楮二千良乃從求之即遣人浮以
施良素貴重東宫賜本非大道場弗敢御回奉搨答紹宗
紹宗自是旦則授持讀誦一過貴重如良紹宗歿孫奇
念出自内廷韜以木函庋諸閣宣德癸丑春二月廿日
火自家作及堂遂及閣一切繪像與供像之器諸佛羣
品悉燬於災翌旦畚除灰燼而大乘妙典獨存無恙函
則毀之矣奇舉家驚異忘其罹災之戚遠近聚觀莫不
欣喜贊歎余聞天下異事固多率有理存乎其間無其

理而有其事多妄也函與紙孰堅函毀而紙弗壞理安在哉是本奇親手鎁之親目火之親身出之非若得之他人異方流言然則可信乎抑否乎或曰世尊功德無量無邊而回禄力為之擁護而然也信斯言也獨不使諸佛羣品像器併存之何耶余聽愚且更事少斯理必有能辨之者奇請記其事且言紹宗施予不獨一良於延祥嘗施米四千斛餘多類此也

記鄭氏誌石

按鄭氏誌石高二尺二寸濶一尺四寸厚三寸五分刻字云曾祖億年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祖咸故承議郎通判太平州父韋故修職郎紹興府上虞縣簿氏年三十有五其卒也以寶祐甲寅正月二十七日是年十二月壬申葬於崑山縣圓明里姑塋之西偏夫鄉貢進士陳師尹謹記等辭不知何年被盜發出今得之車溪朱尚賢宅石初出圓明一人取回置爨下其家遂大疫意其為祟負而棄諸水濱又一人復取去其

家亦病乃棄之新洋江中尚賢知之竟載以歸在其所已數年矣天順七年春三月宋君本道以余愛好爲人掩藏塚墓殘碑斷刻來道其事初不知爲予家物也乃具人舟從尚賢求之既至洗刷細讀三代名諱官位始知是吾鄭氏七世祖姑尤恐草草失真於字之模糊處反覆認辨無有訛者明日遍告鈍菴諸公再明日㲄雨同上樂菴塚并埋前年所得李涵妻唐氏舊誌事甫畢又得顧氏誌石於小橋堍下刻字云曾祖尭佐祖伯華

故將仕郎父登見從議郎前監行在内藏庫門生於寳慶乙酉得年二十有二卒於淳祐丙午八月十二日明復隨仕宦不克塟以寳祐乙卯九月甲寅窆於崑山縣圓明里祖塋之水南夫迪功郎新特差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中門陳明復誌等辭其石字雖明白惜乎已作兩叚不若鄭氏之石雖四字漫滅四角尚完也一時不知師尹明復乃親兄弟考之縣誌始得知之寳祐宋理宗年號二年甲寅至今歲癸未共二百一十年盍顧

氏先歿鄭氏八年後瘞一年欲覓故處並與埋藏無從
可問因念鄭氏與余固疏遠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
孫議擇一日附埋溢濆先隴左旁謹詳記其事使來者
有考也其顧氏之石尚在他日與圖焉

記唐姚仙客妻張夫人墓銘

天順七年十一月廿有八日潁川陳諫瘞其父金溪君
前期定穴築壙遇唐姚仙客妻張夫人墓在焉得磚一
方刻曰夫人京兆人值安史亂離宗族奔喪夫人幼歲

避地江南祖考名爵無得而稱爰及不惑歸於姚氏貞元七年十一月廿八日終於私家春秋六十有六以十二月廿八日塟於馬鞍山北原子長曰涓次曰昕等語銘十二句皆四言然不書撰人氏名序中有天不祐善落我舜華疑仙客自撰也諫祭以文而掩之乃退避三尺為穴焉諫可謂吾門下士哉按夫人生於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塟於德宗貞元七年太歲在辛未歴五代及宋及元至我朝景泰二年辛未又今歲癸未總十一甲

子零十二年通計六百七十二年余見古誌頗多未有若此刻歷年之最逺也近時小西門外古墓兩所一在井橋南塊水底一在孫郎中新買陳氏宅後各有金銀雜物附塟俱被人發出在水底者遺骼尚存誌石未及見又大濮浦支巷一農家治地亦遇一墓云其所得藏物甚多此類在在有之惜其不幸不得盡遇吾諫耳

宋譜圖引

舊譜一十二翻止於一十二世由文康遡而上之五世

曰季一季二季四季五皆後增入焉足徵為宋時所修者其遠可知此則譜之按本也惜乎其間有名諱為蟲鼠嚙缺新譜不敢妄補直書曰某重復裝背題曰鄭氏家寳俾子孫永保守之

先世所藏契考

文康謹按六提管諱隨知丞諱葦一子六六學士諱嵠舊譜不見載六七官人者愚意當時自提管而下三世具有官位固非甚貧何至將已業賣錢歟譜中不載六

七位次豈因擅賣父地而削之歟不可曉也契稱賣與重五官人為業乃其族姪實文康六世祖也其地復又被重五之姪季二所奪詳見重五之子季四具告尊叔翁判府開國侍郎狀辭宋理宗淳祐七年歲在丁未至明天順三年歲在己卯此本已藏二百一十四年宗孫文康謹考

先世所藏狀考

文康謹按舊譜無諱公顯者重五諱元輔重五二子曰

季四曰季五季五失傳今狀稱重五為先父又稱季二為兄則公顯即季四名字無疑帝字渭地即重五淳祐七年所買族叔六七官人者文契具存可考也狀告尊叔翁提刑必譜中七世祖𤂣又告尊叔翁判府開國侍郎必知府竦竦於譜中雖無侍郎之文而崑山誌有開國之號誌載竦謙和樂易不與物忤狀尾批判必其手澤不然何其辭氣從容筆翰飄逸可愛也所謂三僉判六學士念七宣教長洲縣彭華鄉及帝字渭横山之墓

今則茫無蹤影矣曾祖彥實公壽八十有一卒于永樂元年癸未先公雙松先生時年廿二歲事之甚熟畧不聞有一言及二墓所在豈公顯具狀之後不再世而遂失耶公顯實文康五世祖也至元十六年乃元世祖承正統之始年太歲巳夘是歲二月宋亡此本至今一百八十一年矣敬觀舊物考而珍藏之明天順三年歲次巳夘宗孫文康謹記

平橋藁卷十七

平橋藁卷十八

明 鄭文康 撰

雜著

靜齋說

扶風馬君益清修好古有志於學名其讀書之齋曰靜予為之説曰君子為學靜其地不若靜其心地靜矣而心不靜地不勝心則心不免於妄動妄動未見靜地有資於學也心

靜矣而地不靜心能勝地則心不至於外誘不外誘未見非
靜地有妨於學也或者厭輪蹄以亂其聽塗壁以蔽其視求
荒閒寂寞之濱以為學曰不居是不足以澄神端慮而撓其
中也噫是幸無父母妻子之養門户官府之事者歟使其不
幸而有之將亦不得為此矣必待其地而後學葢終身有所
不能矣茍得靜地而心不能靜其心必曰吾何能為晉楚之
富也吾何能為趙孟之貴也方寸之間從横交錯謂靜地能
資於學可乎身居闤闠名在州縣公有身役之供私有衣食

之累時有暇焉誦詩讀書孜孜切切務求洞達聖賢精神心術之蘊他有所不屑也謂非静地有妨於學可乎所以君子之學静其地不若静其心心静莫不静矣顔淵居陋巷孟軻舍學宫之旁陋巷學宫豈荒閒寂寞之濵也哉一為亞聖一為大賢不繫静地明矣馬君以静心而處静地異夫處静而役其心者待時而動將於静齋中人見之

奉養堂説

所處有順逆所為有難易人多易為於順境而難為於逆地君子求人不求其順而求其逆則盡其人矣人以百年為期貧賤富貴恒半居其間富貴為順境貧賤為逆地處夫順則道為易為居夫逆不能不少變其初心焉惟君子獨能樂為於順而亦勉為於逆也且夫人之於親吾身所自出雖以愚夫愚婦孰不願為盡心力而奉養哉況田園邸第吾親所遺者車馬衣裘吾親所遺者僮奴婢使又吾親所遺者以無一而非吾親所遺者

以奉養之不過以彼之素有而自為之奉養焉耳是故身處富貴朝甘暮旨而不薄烹鮮割肥而不吝不煩教令自能樂為焉不幸禍患出於不虞貧賤迫於身心借耰鋤而有德色取箕帚而有誶語又能甘旨鮮肥朝暮烹割耶彼一人之身何為於前而不為於後哉因所處之順逆而為之難易也君子奉養其親今日是心也明日亦是心也富貴是心也貧賤亦是心也是知聖賢之學者歟噫藜藿療饑而百里負米者順境乎逆境乎體

無完衣而親極滋味者易為乎難為乎君子易其難可也沛國朱君尚賢父母具慶作堂以奉養焉堂成求說於余因所處而異其所為舉世恒半之吾尚賢則無是心使天下之人皆若吾言將多純孝之士哉

顧廷器三子字說

古人愛子教之必以其道不在令其名與字而已愛莫愛於周公孔子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孔

子謂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周公教以忠厚孔子教以成人至其名子孔曰鯉周曰伯禽初未嘗求其令也鯉也禽也猶之可也夭為短命周公同列取以名牛為畜産孔子弟子取以字周孔聖人也令字亦夥也命名立字何獨取其不令者哉得非薄其子與弟子而不之愛乎教以忠厚教以成人愛之至也名字令不令不計也後世愛子者異乎古不求本而求末率以令名名其子貴

之以金玉期之以富貴他莫遑䘏噫貴之也期之也固亦愛之道也不幸貴之不能使之貴期之不能副其期不亦惑之甚耶蘇城顧廷器年未五十三子已見頭角曰顒曰顥曰頡請余立字余問之三者何義乎廷器曰是亦進之以道也體貌尊嚴曰顒氣清白曰顥飛而上曰頡進之者進以威儀之有顒也進以心志之清也進以趨向之高也予因其義字顒士儀字顥士清字頡士高三者非士不足以知之也予知廷器非貴之也非期

之也特進而勉之焉耳進而勉之不失為至愛也三子其無忘自進哉

陳尚絅字説

經曰衣錦尚絅此惟君子存為己之心者能然市井之人有片錦焉揚揚意氣專以誇耀於人為事否則弗樂者多矣噫以錦為錦尚不足怪甚至非錦為錦者有是心肯尚絅乎膠州學正陳君孟佐名其子曰錦來請余字字以尚絅復請廣其義人有真錦非錦衣之錦比真

者歷萬世而不壞仁義禮智中充而本固發而為孝為弟為禮樂文章此我心之錦著而為我身之錦也豈功偉績充塞天地忠肝義膽照耀日月載筆者不能盡其實詠歌者不能悉其辭百世而下深恩厚澤漸漬弗涸此事功之錦而原於心與身者也君子有此心若何哉譽之而弗聞與之而弗居退然惟恐有所譽有所與市井之人能是乎是即絅其錦焉此余與乃君之志也錦再拜領言去

王礬字說

礬別名羽碮生河西山谷及隴西武功石門等處有白綠黃黑絳五色其初皆石磊磊焉鹵鹵焉採得碎之煎鍊乃成礬礬有大用能入藥染家亦多用之不但通都大郡雖窮鄉下里良醫師良色工争先貨居以待不時之需礬為色五而光明者為上溉山王君克信名其長子曰礬其外舅奉議大夫荆府左長史張公循伯字以汝明其意以礬之上者待其外孫焉近克信與長史公

相繼下世磬冠而娶世其業而為區氓之長懼無以守家保民也就余求説字名之義併請教策嗚呼克信塈余銘其墓長史塈余填其諱余可孫其問耶乃呼磬來余與爾言磬即石耳子知石之為磬乎煎鍊者成磬之道也君子亦人耳子知人之為君子乎切磋琢磨者成人之道也石為磬人為君子煎鍊而已矣切磋琢磨而已矣切磋道學也琢磨自修也二者求至乎如磬之光明則於守家也何有磬能堅色能療病比歲湖鄉之民

旱澇薦臻菜色者多告病者甚子爲之長使菜色者易其色告病者愈其病於斯盡心力而光明行之則於保民也何有長史之子克强讀吾儒書者子歸而更問之以爲何如

周邦楨字説

汝南周生士吾鄭氏外孫也其祖惠吉父德元筮日與之冠禮成賓以邦楨字之余爲説曰士莫盛於有周尤莫盛於文王之世見於經曰濟濟多士見於傳曰周有

八士噫何其盛耶在當時咏歌之者其辭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子朱子釋之曰楨者幹也築墻之具也國立於士猶牆立於楨以况國非士不國牆非楨不牆迨後以舊邦而膺新命肇立八百年基業固其聖德所致亦曰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四者之臣要而言之皆士也士乎士乎非楨而何哉吾鄭與周皆士族自祖宗來廁於士林者多矣今德元多才多藝部使者與郡大夫至咸以儒士稱余亦忝進士吾兩人固不敢直以古之士

自居亦不敢不以古之士自勉生也居今之世爲今之人苟亦能勉之是即周士也然則勉之何先焉鄒孟氏有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矧文王乎請從事於孝弟殆將不爲邦楨亦必爲家楨矣

潘廷貴字說

竊觀近時子弟名字多取瓊瑤珍琁珩璜琚瑀之類爲名復取廷用廷重廷儀廷佩等字爲字取之者不憚其煩聞之者莫覺其醜東家之子名瓊西家之子亦名瓊

東家之子字廷佩西家之子亦字廷佩甚者孫曽犯其祖而不顧門生犯其師而弗怪此類之名字不但鄉氓為多往往士大夫家亦然也曩遊兩京或同舍或同席甲曰瓊乙亦曰瓊甲曰廷佩乙亦曰廷佩十常四五又不但吾郡為多他郡亦然也及覩歴歳登科録載各位三代名諱并本位姓字其間以瓊瑤玲瑲珩璜琚瑀之類為名以廷用廷重廷儀廷佩等字為字十常四五又不但他郡為多天下亦然也竟莫喻何為而必於此字

之名之耶余嘗謂周臣之名不嫌夭孔門之字不嫌牛奚近時紛紛若是之雷同焉潘氏之第三子名璉字廷貴少時因其諸兄名字為之其意深以余所云者為病余曰焉用病勿求其同當求其異子今為編氓卒未有仕路於廷貴未副茍能力修孝弟忠信以求異諸人豈非亦一鄉之貴哉

橘泉辯

蘇耽將仙告母曰後二年郴人大疫宜植橘鑿井使病

者食橘一葉飲水一瓶自愈後其言果驗客有問者曰橘葉井水果可療疾乎予曰橘葉不入藥井泉止消渴解熱毒謂能療疾恐未可也然則橘泉果不可療疾乎予曰蘇公往事具載史冊謂不能療疾亦未可也二者曷從乎予曰有理在曰何如曰橘葉井泉不能療疾或能療疫耳客曰以子之言神仙果無乎予曰惡是何言也耽之明效竒驗天下後世無有議其誣者未敢必其無也然則神仙又有乎予曰昔有深嗜酷好之者至忘

寢食卒無所遇文成五利皆以詐誅未敢必其有也二者曷從乎予曰有理在曰何如曰孟軻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客意不解務欲畢其說予口吃不能為辭

長洲有趙叔仁者隱居錦溪之上為時良醫嘗以橘泉自號必達神仙施療之旨宜從而問焉

與陳自強書

康復自强足下向日弔哭令先大夫哀盡而起見置柩北首因怪問故吾子答以先叔在南海殯時柩南首有

一大人曰禮當北首遂北首今亦從之竊意不然朱子家禮小斂大斂二圖圖心皆倒書衾字向北字之有上下猶尸之有首足也以故故家舊族凡停喪在堂者率皆南首寒家治喪亦然彼時即欲令吾子返正猶恐彼大人者必有考據質證以此言而中止次日搜檢羣書不見南北定說邑尊生侯明熟禮文博通典故亦嘗以此事請教未獲報劉近者不意家禍又起停喪雖安故常於心不能無疑今日雨中偶讀王源易覽雜傳內一

章然後南北之蒙昭然而發矣其引孔子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註曰之幽往幽也北方國北也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諸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也以此觀之彼大人者其亦妄說也歟予惟令先大夫高明正大之學人所罕及體魄倒置神魂或恐不安故不敢不告也孟軻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吾子其亮之十九日康復

録趙彦可事

趙彦可吾崑山人洪武初任山東臨清縣知縣公勤寡慾好士愛民其妻受民賂彦可覺之以所賂之物徑白於府復箠其妻而遣之事聞歷任甫一載陞陝西鞏昌府知府噫彦可亦可謂之士矣惜乎崑山舊誌可書而不書今亦不識彦可之子孫有無何在也録出以補誌書之缺庶見前輩之有人焉

歪硯銘

歪硯一方穴其面以貯水背陰更作隷書勒以

歪銘銘曰

堅磨有容正處則安為用敬將庶保其完

祭胡孺人文

維正統九年歲次甲子某月日乙丑開封鄭文康以肴

羞之奠致祭於胡孺人之柩嗚呼有其期而未能成其

期可緩為而莫容緩其為一迫於官一迫於私官私相

迫差於闍毘陳辭薦酒聊復爾爾嗚呼尚饗

徐皋翁喪偶十年未能葬廵按御史下暴屍之令甚嚴一時郡城中在淺土者九百餘喪數日間交馳於道皋翁亦在令中力不能買磚灰舉而火之葬其骨文之鄙意因識之

祭朱素菴文

維景泰三年歲次壬申四月十九日甲子開封鄭文康以潔牲清酒祭於素菴朱君之靈曰嗚呼先公密友時維數人唯君最少於君最親道義相許心腹具陳詩酒

娱樂爭先致勤同心同德有喜無嗔深情厚意磨而不磷彼此綢繆共締婚姻私計百年相保戶門夫何一旦失伍離羣先公赴召君入鄉村一時諸老星散雲分四五六年二三其存晚得予告棲息晨昏舊事雖非寒盟重温終歸寥落無復前倫惟余始仕歲在戊辰舍弟夭折先公喪神疽發於背覆大如盆針刀毒手不忍問聞時一思及芒刺膚身叩罰之由天高莫捫不意今者繼見於君形色敗惡體炙如焚覩今思昔吾斷吾魂自瘡

至殂不盈兩旬兩人儒者貪義利人何天弗監罹此苦
辛年齒半百猶日未曛先公雖病幸多廿春我父孔哀
公尤可憐對面訣别撫柩吟呻死或有靈還結鬼鄰地
下往返迭為主賓俾我生者寃痛少伸追玆悲慼甘此
孤貧嗚呼君有五子滿目蘭蓀一枝挺秀為時儒臣顧
余無似忝廁縉紳私喜兩家遺澤方殷五十非夭矧已
多孫庶以自慰瞑目九京酹以清酒誦以斯文言發於
衷莫知其煩嗚呼尚饗

告祠堂祝文

惟景泰四年歲次癸酉十一月癸丑朔越十有三日乙丑孝曾孫進士文康敢昭告於列位祖宗之靈祠堂肇建垂三十年先君存日已漸朽蠹茲者撤舊更新雖選材弗及於前而崇廣倍之經始於秋七月今已落成謹奉神主序列龕中追念先君成造之艱不勝悲咽尚饗

先君祠堂建於永樂甲辰年甞語文康曰片瓦

塊磚並無非義之物

祭溢瀆古墓文

維景泰七年歲次丙子二月庚子朔越廿有七日丙寅開封鄭文康謹以酒肴羹飯之儀祭弔於溢瀆古墓之靈曰人於托體之地皆願付之子孫以圖永遠不幸不再世而鞠為草莽者此非擇地之不善而守之者之寖微弱也顧茲古墓蕪穢有年老長凋殘罔究伊始雖四鄰之恣蝕幸抔土之未夷因連先子之室堂收入吾家之

版籍樵蘇遠去羊牛下來王果有情不負五百年之望若敖無祀適當百五日之期躬奠獻之多儀庶精靈而少慰所願陰功默相年年增犬馬之齒世嗣永昌歲歲灑松楸之飯嗚呼尚饗

予童時聞塟者為一道士為宋元不知也國初為村伯所發剖其棺裏用朱漆裂而分諸鄰家為圜桶其人不久為他事敗籍沒家產云

告后土文

維天順三年歲次己卯八月庚戌朔越十有九日戊辰進士鄭文康敢昭告於溢瀆后土氏之神念文康年未半百多病早衰正寢歸休必有一日雖古之上聖弟有久近之差孰能逃之今倣古人故事營兹壽藏以待將來謹取明日己巳禮就穆位匠氏興作惟神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庶品用伸虔告尚饗

再祀后土文

維天順三年歲次己卯八月庚戌朔越廿有六日乙亥

進士鄭文康敢昭告於溢瀆后土氏之神壽藏聿成既堅既好神既佑之復勞神守謹以清酌庶品用伸告謝

尚饗

平橋藳卷十八

附錄

鄭介菴先生傳 載崑山人物傳

張大復

鄭文康字時乂父壬自號雙松居士居士精儒術而亨於醫居恒謹言笑不喜聞人過失有相告者莊聽之甞令其辭不得盡其孝友天性也正統十三年公舉禮部試觀政大理未匝月而居士有疾聞京師公馳之不及含巳又喪其母夫人公毀瘠不自支喘喘數盡遂不欲前乃就廬闢館弘奬後進督繩削墨必顧其安令人人

各自得游誦之暇品劑草木香達戶外歲所全活不可
殫記秋霜春露輒從一二耆英訪遺郊外斷碑荒塚多
所搜述僮僕化之皆欣欣有幽討之致公偉幹豐頤兩
瞳子爍爍精光射人談說忠孝如振金玉一時軒葢旁
午春和里中至不能容馬足而公意泊如非其人弗與
見也以故平橋之教迄今如山斗云玄孫若曾有籌海
圖編等書行世稱開陽先生
論曰以予所聞鄭先生之道甚大其地望可以有為而

終其身用之一鄉豈有說歟長老言先生與葉文莊公相厚善葢嘗分盟出處曰吾經畧不及下執事表章先哲領袖後學庶幾近之請以相與卓哉斯語倘亦非造作謂先生者耶予觀先生杖屨所及即荒田野草之間千載上死人重開生面述其一二葢亦先生之志焉述曰先生存唐李涸妻唐氏誌石於樂菴之墓表貞元間姚仙客妻張夫人墓碣於陳諫營塟之時斯亦幽矣趙彥可者吾崑山人也洪武初嘗為山東臨清縣知縣公

勤寡欲好士愛民妻受民賂箠而遣之事聞陞知肇昌府絶特之行晦於邑史將令後世不復知彦可何人而先生出之鞏志之中無善不彰雖幽必録斯亦曩者雙松居士不喜聞人之過擴而充之者歟然其道大矣鄭氏於吾鄉故在甲乙之列至先生益顯而後寥寥也嗚呼此其天之未定者耶

鄭介菴先生像贊

陸　釴

豐腴充溢其貌之盈端凝静正其神之清豹蔚彬彬鴻

飛冥冥視道義如泰山之重比爵禄於鴻毛之輕文乃彰德詩以言情超一世之塵網流千載之芳名斯所謂尸居而龍現淵默而雷聲者耶

鄭介菴先生像贊

王世貞

鄭介菴先生諱文康字時乂崑山人頎而偉軀意豁如也舉進士自以不能俯仰流俗屬微恙即乞告歸以此終其身先生居恒杜門踽踽少公府跡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善經生義所指授多顯者雖用隱約成好至於表

忠烈稱勲閥未嘗不慷慨有深味也故葉文莊公盛仕通顯而時時推先生以為不可及今像殊魁然非山澤癯也所著有平橋藳若干卷

賛曰一命未膺飄然里居升斗未沾耕而讀書殁無易名生不辟除以擬靖節人或謂踰吾不知其他其藻弗如

明進士開封鄭君壽藏誌

葉盛

此吾友進士開封鄭君所營壽藏也曷為而營之古達

人不諱死君所取法也壽藏在崑山縣城西南溢瀆先塋穆位其營為天順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誌之為天順四年十月十有六日若其藏為成化元年三月十三日與夫君之壽五十有三君之壽止於成化元年正月二十四日皆君不諱之日通家子弟門人進士朱萱所填也君鄭氏文康名時乂字介菴則其所題齋居也鄭自開封徙崑山今居崑山之平橋稱開封者識所自出也始顯者宋贈太師豐繼而大之者太宰封華原郡王居

中史有傳譜牒有稽郡邑乘有紀載宦蹟儒書纍纍不絶者其先世也曰彦實曰以敬曰有林號雙松先生史官謂儒而醫配盧有賢稱者其曽大父大父與考妣也長身偉軀目耽耽光射人高談座中氣葢一世斷乎上友古人下視流俗輩其氣貌性行之大畧也年十七而游歌邑庠十年而升於鄉又十年而登進士科觀政大理寺大理之堂上下官皆譽之曰能弗久而得請歸養以病弗克再赴職者其宦業也羣經子史批勘繙閲雖卧

病不少休指物操觚頃刻數千百言為之皆有深意者存篇章既成輒為好之者持去間與編類成集君見即火之火之再三而猶存平橋藁十八卷皆可傳者其學問文章也崑山故家鄭在甲乙之列君能守家法冠婚喪祭一遵朱氏禮異端左道之徒不得過其家修齊有道尊養卑惠家庭閨閫肅如臨賓風範夙著此君之行成於家也非公事不輕入公府隨時俯仰苟且部使者相傾慕求見非其人亦不之見開門授徒執經而來者

自遠相踵接一時後生晚進多出君門下取科第去稱謂必曰鄭先生鄭先生此君之行聞於人成乎物也平居好談忠孝節義事表賢禮士盡力為之斷碑荒塚人不之顧者遇之或徘徊竟日擊節長嘯人莫測其云何或為故人遺老相招攜名山勝景清歌善謔亦不揮謝者其中歲後所自樂也崑山醫學官董伯儒女孫君正室處士潘奇女側室也子膏子育其二子子育為弟友光後也虞何子之婦也幼子受側出以鄭世旁習座

醫本薛將仕受復後薛也女二德娩德柔正側出各一也君以有為而不為惟孝友為為政超乎物表是曰知命此鄉之評而知君者以為確論也葢君之事多可書誌畧言者有能銘者在也誌藏有石用漢隷法泚毋其中者君女弟之夫周號氏刻者唐芸皆預為之約不即刻者君之壽未涯當續有所書也以君之命為君杜妝之叙君之事誌君之藏者君之友也君之友為吾吾為勅巡撫廣東西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葉盛與中也

鄭介菴先生壽藏記　　　　沈魯

鄭先生文康字時乂號介菴登戊辰彭時榜進士第觀政大理將授之職遽以終養告歸已而子女婚娶畢遂屏絶勢利惟窀穸為事時年未逾五十而杜門掃軌已三年於此矣營壙之日告始事於后土集所與交洎通家子弟酌飲塚次衆訝爾而相會曰人情樂於有生而惡言終命所以春秋而猶為醫藥巫祝以利生恤死奈何年方日盛正增修德業之秋而急為此無禄不祥之

舉無乃情實不近夫人哉先生啞然笑曰古而無死爽鳩氏之樂也夫誰得而有焉晏平仲之所以賢於人者惟盡理之常是為委順吾浮吾休得其正焉而已矣嘗於史氏所記得趙太僕之寓荆州陶徵君之居栗里司空表聖之處王官谷皆預為之所而完名高節擅美百世吾將辭逆旅之舍以圖久於此與三子者游雖其脫然無累若不可及而吾學焉麤知禮義之所在行焉而不敢有負於初心平居容與而疾日外至命不吾與焉

耳豈若溢虛譽以沽重名樂惱謠而多忌諱積隱慝而不可解其為心病不識其何治而孜孜謀生之不暇吾惡乎不厭彼而樂此以盡吾常以俟夫命哉

介菴銘有序

江浦　張瑄

正統辛酉余舉於鄉時舍於金陵逆旅主人主人葢敦樸樂善之士為余言曰吾之舍甚利舉子前年崑山鄭先生文康居此巳中選且言先生善行縷縷它不能悉記大約非茍於為人者

余因其言而心竊敬慕遂詳記其邑里名氏見崑之人士輒舉而問焉與主人之言無相遠者後先生捷春闈對大廷不旋踵予告歸里亟欲一見弗果得往往詢其在家介然自守閉門授徒雖一介之取與不苟闢一室為藏修之所揭其額曰介菴因以自號著素志也今年王師有事兩廣上命巡撫都憲葉公贊理戎務余得參侍左右嘗不以文字鄙薄從容謂曰吾鄉鄭進

士其子知之乎葢慕柳下恵之為人者所居介菴子其為我銘諸不敢以陋辭夫逆旅主人雖知先生之大都而未探其底裏崑之人士類若可信然人固難知平居號於人曰我介也我介也一旦臨小利害輒變其所守外剛介而内脂韋者葢比比也未及見其人不敢遽信其實惟公敦行古道不苟毁譽人與先生居同鄉學同師欲知其人視其友則夫先生之介果可信哉世之

委瑣者固不足論而過於狷者或鎰大道先生
之中行必名實相孚言行不爽烏可無述弟愧
余久廢文字無以張先生無以塞公命漫掛漏
敘而銘之銘曰
有翼斯菴有餙斯士名菴曰介志吾素志其志伊何佩
服仁義其介伊何辨別義利義有不可利或幸致貴為
三公曽不一視富累千金棄如唾涕人趨於同我行獨
異所以然者但求其是有偉介菴名實相類悔吝無憂

作止無偽砥柱屹然弗違造次我思古人惟柳下惠徐邈有常似亦不愧模稜反覆固已無謂亦有賢相迎合取媚可鑑可戒可勉而至尚友千古獨立一世庶幾介菴以永終譽

介菴卷後跋

葉盛

古今人名字稱謂有取於介者要之祖魯大夫展禽耳大夫以一德名得聖之和矣而又以介稱之葢介有分辨意和有含容意初非有二義也大夫之和和而不流

此其所以為介歟孔子推之為逸民孟子尊之為聖人且曰百世之師宜哉後來文山丞相有言石介之介為孤峭唐介之介為直方鄭介夫之介敢決之介王介甫之介執拗之介三人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諸公之為介不同而同有可觀者如此余亦曰今之世吾於介得將相者二人其一故少傅戸部尚書永嘉黄公維其一前征西將軍定襄伯鳳陽郭公登兩人皆以介名菴而吾友進士開封鄭先生時乂適與之同焉

噫大夫之介聖賢取與無以議為矣文山之所謂介是非既定其賢與否不容掩矣余之所謂介方將與鄭先生者交觀焉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勖哉乎先生尚慎夫其所以觀